

書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孝子家傳

王孝子者名原順天府霸州文安縣人也父曰珣娶于張生原剪髮爲髻小字之某是時畿輔收事煩苛比屋流亡珣無所仰賴私語婦安能坐而待斃將餬其口四方若善視吾子遂去不復顧原稍長數問母父安之母告以故輒哀啼不自勝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柰何父之生而子致死之也兒願跳身求父與俱還母泣而慰之曰天下大矣兒父非世所指名也相踵爲異鄉餒鬼

何益之有原因念母築築誰與朝夕者既受室段矣力
請于母兒鄉者不敢離子舍徼天之靈有婦可代養請
畢初志卽不得父兒不歸矣母善自愛勿以兒爲念慟
哭而出至燕至趙至齊所贏糧盡則行乞于市并日或
不得食色菜足繭意氣彌堅已渡海抵田橫島日夕矣
颶風大作望道左土偶祠就而假寐夢游僧舍日當午
僧炊莎米爲飯推而食之一盂味殊苦復和以肉洎曰
甘乎曰甘已復口誦偈授之如來如來真箇來好去好
去還須去忽聞剝啄聲而寤則一老父拄杖逍遙來前
類有道者也原起立而偃僂須之顧問原豎子無乃憊

耶原流涕而白所以老父嘆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夫
惟在陰乃可和也豎子不識父所在而索之無何有之
鄉不亦難乎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寧渠
能家至而戶說之原更流涕而告以夢老父沉吟曰夢
故有意日當午者南方也莎草者其根附子也和肉洎
者附子膾也先苦而後甘豎子其南行乎必求諸蘭若
中乃得之原稽首而謝因改而圖南踰汶泗渡洛漳且
夕匍匐顛天長號至輝縣之山寺視其名爲夢覺又爲
愍報原心自喜天庶幾愍余疇昔之夢有徵乎會大雨
雪倚寺門而臥昧爽僧雛出見而怪之少年何所人何

王
以至此原齒擊而對賤子文安人也爲尋父來耳而父
何狀曰生數月而失父不識狀母爲我言其略然去之
二十許年當不相似矣僧雛引而謁其師師分糜餒之
珣方爲僧都養僧雛召珣來指原示之此少年亦文安
人試作鄉語珣曰而父何人原曰王珣珣曰爾非小字
某者耶原曰是也父子相抱而大哭失聲寺僧及外人
聚觀者無不泣下沾襟父勞苦原兒以我故至此路人
見猶憐矧若翁雖然若翁赤貧何以見鄉人不爲汝母
子辱耶原噉然而哭頭搶地不能興諸人警曉其父貧
者士之常庸何病幸得歸骸骨故土不媿首丘狐矣且

若子以若有無爲生死若妻若子之婦以若子有無爲
生死若不歸是以一不必生而易三必死也珣乃揖謝
諸人而從原歸僧法林者贈原詩方于吕子回焉始珣
亡時尚壯比其返也垂老矣鄉人觀者如堵牆咄咄怪
事不休原竭力耕田以供子職愉色婉容不違其意珣
八十有四而後卒原年亦八十有四博士吾嵩董玉瓚
方伯紀常爲傳其事越數十年有司上直指使者直指
使者以聞于朝詔旌其門原子六人孫十有五人曾孫
二十有二人應期應霖舉進士爲世聞人人言天所以
報王孝子也其里其廬其墓迄于今皆以王孝子名婦

孺類能道之舊史氏曰原匹夫徒步之人非誦習詩書之業者也父失而行求之險阻艱難蓋備嘗矣卒無怨悔以臻厥成此夫良知良能不待學與慮者哉其夢匪噩匪思邁會迹甚奇要以精誠之極神明可通亡足異也漢史言霍去病爲車騎將軍遣迎父仲孺仲孺扶服叩頭去病爲大買田宅奴婢而去比於珣原何如法林所稱引吕子回差近然其勤苦不逮原遠矣

西泠翁翁家傳

翁翁者武林人也其先世丘墓在西泠翁自號以志慕人因稱之西泠翁翁名鍾字子聲世家大梁從宋南渡

家武林父曰永昌而有四母曰王曰黃曰章曰周翁周出也兒時父寢疾刲股和藥以進日夕籲天請損已年以增父算父老攝家政終不私貨蓄假與叔父鰥而貧引之共釜而食更授其子資生之業而擇對遣其女宜家因母之卒也哭無常時迨老以爲憾歲時伏臘若豆間之祭菽菽泣下事繼母如因母又周繼母弟之筑獨者顧傭竊翁金議婚婚有日矣婦家覺而悔之以幣返翁翁謝無有吾不忍是夫蒙不韙名將終身無偶也戚屬干進而無貲貸子錢家子錢家不可必以翁翁爲左驗其人卒不能償翁代之償或乞翁居間事訖翁絕不

受謝乞者故無賴坐他事窘乃嫁禍翁翁自誣服久之始白蓋環翁里而居者千餘家饑取食寒取衣婚姻死葬取經費翁不置券卽券而人負之諸所爲德而人用怨報之者不可勝數翁家遂中廢身不免文罔武林人竊笑翁迂翁聞而莞然笑曰吾行吾意而已安知其他胡端敏公父子張中丞吳憲使王左史皆武林所稱賢卿大夫雅重翁質行長者相引爲布衣交申之以婚姻武林聚五方民百貨之湊俗尚侈靡翁無所好獨好讀書務通大義棄去俗師一切章句訓詁興致所會口占成詠不拘聲律陶然自暢旣舉二子擇經生督課而翁

歲月考成焉嘉靖間新建學大行其徒有能推明之者必令二子從游少時以門戶計入貲爲行省知印恥與齷齪者偶朔望詣公府一受署而退若或挽之越三十年以例子冠帶而有司亦廉翁孝弟慈良樹其門加綽楔焉二子曰慰祖繩祖皆茂才有月旦名慰祖之子汝遇汝進舉進士文章治行號爲二難云舊史氏曰翁氏兄弟以文學起家每爲余言是王父之教也余謂富歲子弟多賴其趨而之文猶箕裘弓冶所必至耳夫西泠翁不愛毀家辱身以脫人于難卒不自言此之謂陰德子孫繩繩奕奕蓋受其賜而不知世以文學訓子孫爲

取富貴利達之媒故翁所不屑也

汪次公家傳

汪次公名良植字文林歙之千秋里人也父某以伯兄適子貴贈左司馬左司馬者世所稱伯玉先生也贈公元配吳淑人踰四十無子祠高禱不驗乃以黃姬助吳淑人之造其年甲子正月吳舉先生父累封左司馬號封公二月舉公號次公復自號羅山人兩公幼同乳哺臥起長同飲食衣服就外傳同槃案佔俾朝夕出入若一身童牙黃髮無纖介之忤贈公用鹽筴起家富逸爲閭里雄不以晚舉子姑息御之奇嚴公從父賈武林無

苟訾笑父老以政聽公兄弟公得自便持籌而算萬不失一所贏得十倍則狎諸少年爲鬪雞走狗藏鉤試卞夾食捐悶博塞樗蒲壺矢蹋踞之戲諸少年稱國能焉已而游狹邪簡其靡顏膩理姱容修態歌青琴而舞絳樹者迭奏更侍達日達夜所直意賜予無倦諸姬自以得尚公晚目挑心招相屬酒人醪而召公轟飲自雄傲以不能公輒盡一石不醉酒人內愧也位次與侷人絕席于時游閒公子之名聞吳越間間造詣名宿豪傑迎門握手交歡延之上坐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聽者屬耳忘倦鹽筴使立爲市正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徵發期會

諸賈人稟承恐後會直指捕鹽闌出者又聽受吏民條書相告染逮數十百人征營惛悻靡知厝身公曰我在若屬何患走之所善顯者以底裏上露爭爲道地得無案諸賈人羅拜公庭下奉百金侑觴公艷然不悅魯仲連朱家何人哉吾乃見德色非夫也姑盡子之觴而已里有訟闕公平之已諾而其黨利賄獄因緣侵牟力佐鬪公鄭重譬曉無自貽戚不聽兩家大毀禍挈未解皆臥自搏何面目見汪次公嘗夜江行遇盜舟人竄走將葬江魚之腹公適然笑寧渠至是挺而前好語盜曰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若與人等耳生人而得之人以生報

死人而得之人以死報兩者奚若幸自爲計盜目攝公謂吾劍不利耶而喋喋爲其魁呵之是長者勿與校已抽一矢乞公設有警可出示也向後再遇盜再免舟人戴汪次公尸祝之矣伯氏旣貴釋業公亦輟歸籍其貲初畀守舍兒再畀子婿洪三畀里中子破亡大半身課疆以耕於野兼功自厲量腹而食制形而衣殊無愠容力田不若逢年吾力安能與命衡而救侍兒日儲酒待客客來觥籌交錯酒酣耳熱嗒焉長嘯引枕而臥揖客且去其曠達如此封公從子爵不齒於鄉從弟亦與封君比督府辟公參軍具章服趨上公謝不願回賜之徒

不稱官闕人呼我次公於我足矣皂帽衣褐比肩兩公
間子姓賓客行酒於公彌起敬退而視其戶長者車多
兩公所矣公初娶吳繼以杜媵以陸陸舉子道坦杜舉
子道會而公稍爲酒困偵者以病告杜憂之甚道會復
善病杜憂滋甚亦病公病差而杜卒哭之哀病繇是作
矣繼杜者莊舉子道耆其年公稱耆也耆聘於方未娶
而殤方氏女自縊以殉事聞于朝旌其門而女歸洪者
無何稱未亡人矣不踐二庭公潛然流涕女婦以節烈
著非家之福也病繇是深矣督坦學不成督會學成爲
國子生復數試不售公意不無小動而縱酒自如久之

七

王

病疝益楚其不侵爲然諾振人困厄有無通共人有過
班班顯言須改而止終其身不衰病革語左司馬幸及
時有樹也司馬問所以樹曰出則有補于國家入則有
造于宗族而已莊媪更請治命不答司馬言吾得叔父
也吾王父母以慈聞吾父昆季以友聞吾諸母以順聞
吾儕兄弟以恭聞吾宗吾鄉以敦睦聞吾諸臧獲以勤
恪聞蓋公所爲上下左右匡救彌縫甚備司馬有難顯
言者云舊史氏曰余遊司馬兄弟間則次公沒有年所
矣次公仲子道會是爲仲嘉司馬母弟道貫是爲仲淹
學士大夫稱二仲仲嘉爲叔稱三郎嘗語余仲父宜有

仲子仲子當愈吾仲司馬仲淹沒仲嘉擁護其家化誨
其子姓舉國莫不宗服爲之語曰父次公子次公衣布
衣顯名同司馬知人哉

江先生家傳

江蓉東先生者名國邠字景仁婺源江灣人也其先蕭
邁爲唐相仲子楨平黃巢亂徙歙黃墩孫瑾誓渡江興
唐不克因以江爲姓徙居婺旃坑其徙江灣則自宋洪
州尉敵始歷十數傳率以科目起家先生王父天寶稱
一鄉善士父大用母李禱于靈山夢何國師降其室已
而先生生室有異香名之國賓字之君禮後以市豪齟

齟避不較更今名字有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之指焉少
時警敏絕人不苟訾笑見羣兒嬉戲恥與爲伍父大奇
之異日必成端士在親側僂身屏氣如執玉奉盈母側
聽噉應淫視僂言以父之好遠遊也屬所善慰留之爲
築草堂奉父偃息其中招延故老彈琴賦詩以相娛樂
問寢視膳朝夕不違冬夜抱父足而寢父感其悃篤不
復出林間矣少受學江古楓公日誦千餘言爲文思理
斐然試有司有司錄其文不類括帖語而以父病謝去
不櫛髮不脫衣日嘗藥物相啓居搔苛癢唯謹比卒哭
無時不進鹽酪跨積寒暑自斂以至葬虞三年之喪四

時之祭無不用紫陽家禮廬于墓三年然後歸白雀巢
樹紫芝產隴人以爲孝思冥感云歲節生忌不御酒肉
哀若初喪沒其身而後已侍御洪覺山公講明理學先
生從之遊洪公因以先生見鄒文莊公文莊公器之婺
自紫陽後多大儒江生弱冠篤志於學晚成殆未可量
爲紫陽祠于家事之如家廟禮廣求其遺言不失隻字
凡數十年錄書校讎展誦孜孜忘倦輯其微言大義爲
尊朱語錄道學正宗諸書少司徒余中宇公序而行之
紫陽裔孫崇沐欲行紫陽遺集先生大喜以所錄付之
助之百金崇沐爲紫陽藏書樓又助之百金其崇信如

此鷄鳴而起整衣冠拱立思其日所行必可與天知可
與人言兢兢惟恐有過洪公敬之爲畏友其後復與璽
卿汪都山公交長善救失有先輩典刑耿恭簡公爲督
學知先生賢而賓禮之有司請爲弟子員先生笑曰一
青青子衿于我何加焉卽俞孺人亦勸先生弗往也初
永門俞古石公爲女擇對江古楓公曰無若江生遂以
女字先生蓋古楓公婦兄弟之女也萊婦鴻妻所刑于
豈淺鮮哉先生席父遺貲饒溢而蔬食布衣不改其素
家人爲木客賈吳楚或數千章先生書一團茅草詩若
自嘲而意在儆衆幅利也然以無侈費蓄滋羨人操書

致售田必予善價里中入租以石計有定衡獨先生減
二斤故先生田日斥而樂爲先生田傭者惟虞不得間
歲侵出廩粟數千石食餒民每行攜金袖中遇貧者出
而周之鰥寡孤獨倍其等無長少貴賤薰然慈仁接之
終日無惰容無疾色人人親就之有訟閱質先生或望
廬而返或造門得片言立解所結社諸君皆善飲先生
不飲而飲人以和也士之有文者鄉大夫之仕若隱者
見之必敬而不曲阿侃侃持論有過雖暱者尊者規切
不諱江應泉敬先生數語其子汝誼此古之真儒也先
生亦雅重汝誼汝誼沒後有外侮故人莫爲之地先生

周旋如平昔從弟茂裕少孤字之若同胞後遂爲閩人
從弟茂孝子孤先生撫而哭之吾在一日卽而父在一
日也晚年號獨醒居士有獨醒集暨唐詩彙選行世雖
不治舉子業見諸大魁試卷校而評之或梓之木以訓
誨後人曰言爲心聲文其精者也國家以此羅士安得
忽棄疾革詔二子惟紫陽是師又曰吾少不及湛甘泉
先生之門其遺書在若曹佩服之少間曰天地清氣襲
人衣袂命二子掖而起坐交手加于心者三而逝譚明
府任學博嘗旌其門曰隱德君子曰光振紫陽其中表
昆弟汪太僕居約時受先生特達之知將以先生薦于

朝比卒未果邑諸生上書諸臺請祀之學宮二子鯤鵬
爲南雍上舍生敦行脩文不媿爲先生子舊史氏曰歛
休婺蓋赤縣也二邑多富人豪奢而婺獨節儉二邑多
好文廣交延譽而婺獨質行縉紳以廉直表在朝著者
相望求之韋布中學義堅明敦厲名行余所知則惟江
先生矣

潘長公家傳

潘長公名周南字南伯歛人也父侃以孝廉仕爲汀州
別駕年九十有二里中稱長者汀州公三子長公之次
則召南道南召南字南仲少長公四歲與公齊名公生

而深目高權輔微若揚子雲口吃汀州公爲諸生久深
于訓誥之學時時爲公說大旨輒記不忘以屬文無不
中窾會而汀州公試數爲其曹冠首遣公就外傳橫經
捧手而聽是孰與吾父野雞不若家雞越雞又安能爲
魯雞也遂謝歸一以父爲師會詔選秀民入太學公乃
爲太學生故司成丹陽姜宗伯與汀州公披襟領契得
意之交見公斷斷自修整嘆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
實生桂桐實生桐詎不信哉家故饒汀州公用無經紀
南仲豪奢似之公曰吾忝家督不厚其入何以勝其出
是吾貽父與弟困也折節爲儉約家在巖鎮大如一都

會富人比屋而居以奢靡相尚飲食衣服車騎雖殊方
偏國非土所產致之猶藩墻之物也而潘宗人爲最公
食一肉脫粟飯賓祭取精潔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卽吉
凶大禮費事相稱而止以是貲息耗相乘免稱貸之苦
人謂吝者吝貪而忍當如陶朱公長子公又赴義若渴
汀州公爲令爲別駕數數以家廩助公祿身不名官中
一錢人有胥靡在路汀州公哀其夜號也須六百緡以
贖公聞而卽授之從子之恒游道廣先後資之千金不
問出入其他知故丐貸不責錢或遂折券者若而人真
州江岸有善風亭風作亭上載鳴鳶母敢渡者歲久江

岸崩亭沒水中舟人不識風候多敗御史大夫郭相奎
初爲繕部郎有事真州公與相善輦感語郭公吾不忍
葬魚腹者纍纍也顧在下位何可任德願捐金復故亭
而公爲之名至今舟艤亭下誦潘公也其客金陵廣陵
或置酒高會以女樂侍召公公未嘗不盡歡姑寄適耳
無所喫愛歸老治園沼構臺榭差容宴豆游屐不爲崇
高彫鏤也絲竹肉聲以侑食不爲昌大囂庶流連日夕
也二三宗長老搖脣鼓舌街談巷議所好生毛羽所惡
成創痛市人仄目而事之公隱情惜已猶不脂之婦未
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尺牘指事希有盈紙入其門

門無人焉者入其庭庭無人焉者叩其閨而公出見客
時發一言渾渾有雅致無不咨嗟邑令倪公遣猜禍吏
訶事少年投鉅購告言姦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
豪大豪重足一迹公聲言分明之事遂寢方司徒聞而
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爲詩贈之胡襄懋爲制府汀
州在部中媒妁議連姻或嫌非偶公曰顧其子何如耳
延之與諸子同學曰此快婿不可失女之是爲孝廉燈
上書白襄懋寃賜葬易名天下高其誼公所贊畫爲多
他女弟子方重慶汪明傑洪應纘彌孫維城維陞先知
其能成宅相所以訓誨良至丈夫子四人伯孝廉之惺

仲郡諸生之愷叔太學生之悌季太學生之恪因材而
成之受賈受儒皆有聲而季能古文辭舉子業惺子一
駒豕孫也其子九如曾孫也以汀州九十時生駒與悌
子一馭俱真州諸生恪子一駉十歲能文子孫多且賢
五世承歡佚公以老郡邑守令干旄造廬率謝不見故
黃門楚張公爲令修邑乘無曲筆所記友于兄弟者三
家潘氏有四以公爲首鄉校士上書言潘長公不爲內
外行不爲豐約舉惡之不怨好之不偏高之不驕下之
不懼謀必見素成事焉而後履之天時不作弗爲人客
君子人也禮爲鄉飲酒禮大賓公固辭而私語子孫韓

伯休藥不貳價三十年一旦爲兒女子所知走之霸陵
吾晚乃冒虛稱愧之矣諸子應詔格以公爲光祿丞公
勞謝之子行乎子志吾行吾義耳其匿景藏采不揚華
藻類此今年八十有女偶孺子之色有以也舊史氏曰
詩有之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美儉也豈夫褊心色取爲
齷齪細人之狀哉故曰委蛇委蛇廉而不剷其德宇自
寬裕耳魏和洽深達此旨恒言儉素過中處身則可以
此格物所失或多世人見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謂之廉
潔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恐拂人情而容隱僞跡
潘長公行事要在慎乃儉德然不以所長上人從俗浮

沉與時俯仰束髮至白首物無傷闕者顧名思義有二
南詩人遺風矣

嚴季子家傳

嚴季子道行者名濟文靖公之第五子也文靖罷相始
生孩提時神明可愛公朝暮置膝上授之書輒誦舉物
屬之對對輒如響喜以語其伯兄秘書曰阿濟吾不得
而子殆難爲兄秘書謝曰天之所以胙大人也故非凡
品第五之名何減驃騎驃騎故應遜弟耳道行受濕病
瘡服藥爲淺庸醫所誤遂跋盪辟痲矣文靖公以爲大
感道行曰不然古有善用三短者因癭而舉頤因跛而

緩步因蹇而徐言吾且有所用之矣公爲莞爾則日坐榻凭几游思六籍逍遙百氏朱墨別異俛仰伊吾久之益自奮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誠哉是言也寸陰爲寶故讀書不窺園董仲舒三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家多藏書重以賢父兄之教天將使余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乎庶幾比于董桓諸子吾持一編而千古之上六合之外應接不暇耳目若滌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欣欣其獨樂也道行足不良弱行而白皙美鬚眉風姿特秀人目之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中人也客樂與之處道行復好

客名公子降曲單家丁寧款密人以此益親之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過從談讌自道術世故名物辭章稗官小說靡不揚扞機捷炙輠吐屬咸成華藻聽者帖耳饜心出其法書名畫三代鍾鼎尊罍環玦刀劍之器按覈款識商畧真贋已而促坐命觴絲竹並奏召變童侷女爲新聲而和之抑揚衝鬱音節殊妙酒酣耳熱卽事賦詩援筆便成無所改定若宿構然客精意沉吟不能加也日入繼燭無小倦容恒言楚謂之䟽衛謂之輒齊謂之綦如我每事卽然呼輒可矣又希陶靖節末疾而不廢遊或乘籃輦或載小舫覽觀吳越間佳山水古跡靈異

有所會心徘徊不能已已四方之人環觀而怪之若無
濟勝之具而有勝情者何道行嗑然而笑不聞夔憐蚊
蚊憐風者乎夫風指則勝躄則勝然而折大木蜚大屋
以衆小不勝爲大勝耳吾御風而行冷然善也何待具
哉觀者亦笑而去嘗邂逅吳明卿鄒彥吉兩先生兩先
生嘆曰是夫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視喪其足猶遺
上也道行詩法唐人恥爲齷齪近步膠常守故之語書
學鍾元常而多姿態好寫佛經乞者如市應者如流有
尊足齋稿行于世文靖公爲冢宰置酒食召舍中兒門
下客而矢之吾所爲私一錢賄者有如此酒故雖貴而

無厚蓄道行因母徐孺人經紀稍裕而道行好施嘗言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吾
師王朗矣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窘急無聊者所見所聞
必有以振之不問內所餘幾何凶年饑歲食餒者療疫
者斂死者無算有蜀僧乞五百金立與之其豪爽類此
文靖沒累日哭幾殞生侍母病累月不脫衣而莊事諸
兄不以父之愛有驕倨色家僮數千指恒箠楚其黠傑
者各自檢勅比閭鄰鄙相保相愛也年二十有八而卒
鄉人悲惜之曰紉袴郎君體長婦人坐不下堂而才情
禮法如是厄之疾復厄之年天忌取盈乎文靖公初爲

道行聘蔣憲副貞庵公女而意難之安得宋人之女蔡
人之妻歌采采芣苢樂有子哉既歸克諧而舉一子二
女子柎爲余叔弟門人文行有父祖風其外祖與余同
成進士舊史氏曰仲尼有言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嚴季子相國愛子何求不至焉不幸而有疾好學好遊
以沒其身畸于人而侔於天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可不
謂難乎夫非獨季子爲季子婦實難後必有述焉

黃叔子家傳

黃叔子名校字叔夏歙人也父廷尉丞應坤生而穎秀
娟娟可念五歲從廷尉令浮梁遣使歸聘適食錫以授

使爲我餉王母廷尉喜緘致之家人以爲慈孫從廷尉
居京師與伯兄受書許相國聞其伊吾聲嘆曰此不啻
聽廣樂矣旁綜家政悉如廷尉意所欲出無何歸而廷
尉卒伯兄扶襯叔子當戶四方來弔稽顙流涕而對一
如禮殷司徒目之曰黃叔子何必減古黃叔度哉嘗入
金陵族子窺其貲僞爲窘苦狀號曰死無日矣叔子曰
死不可免乎曰必五百金乃免析吾骸何庸感然檢橐
裝如其數畀之詰朝覘之則行矣已而遭之維揚從大
賈招搖市過之見叔子愧走左右請執之叔子不可彼
方驕人吾不忍辱之市姑縱之其人卒不能名一錢以

償不問也鄰梅生方麴障面而趨紫陽山嶠詰之曰歲
饑鞞鞞之業虛矣不如死解囊中金資之江生葛屨履
霜召而衣食之且給之資斧不義而獲千金以報叔子
叔子麾之無汗我江卒敗嘗之野誤失足蔬畦主人投
石傷叔子頸同遊者拘其人詣吏叔子曰此蹊田而彼
奪牛惡得無過薄乎云爾釋之有誘女奴而匿之家事
露叔子不罪若以貧故致此予金少許亟自新太冲塘
多溺子日爲樵瘞之天以天扎爲凶年而人乃凶德參
會乎聞者慚遂無溺也與江郎輩飲燕子磯凭檻見駭
浪中有覆舟捐錢募人往救不足則脫簪所活數十人

叔子沒而淮陰王老以五百文來奠曰是有恩于我或
曰是嘗歸胡廣文之子之喪于浙或曰是嘗碎玉冠而
不顧若破甑者皆不得主名不悉事由其爲德不令人
知類此叔子癯而神王服御整潔不爲侈遇人無尊卑
疎戚飲和心醉見義必爲事不避難七尺可捐無論阿
堵物矣而不爲苟得江郎之司留漕也浙倅覆舟盡溺
其粟請以金代屬叔子道地辭不見亦不言郎自以意
許之倅謝叔子叔子不見不言如初廷尉家闐闐中前
市後館叔子室介其間石磴縈紆竹樹掩藹藹所有圖書
鉛槧無他物翛然若出世外其偶方爲少司徒公愛女

數歸寧司徒館之園亭叔子猶以園囂塵館于別業司徒海內名德見潘景升所爲叔子狀而書其後吾倩之敏學而文也家傳清白門可羅雀甘之不厭可謂士矣諸爲誅爲輓爲銘者數十曹皆東南大方家操月旦評者也子成象所謂灼然玉舉舊史氏曰新安富人其子弟必以貲爲郎爲太學生或關說爲郡邑諸生至貴家子益羞與韋布伍俗使然也獨黃叔子行年五十名不隸有司其識量可易及哉廷尉余同榜進士雅正確然不羣子孫式穀似之有由然矣

方仲公家傳

比部謝曰可先生以忠讜名天下其文章復獨步一時如景星慶雲士爭先睹之爲快所至載酒殺從遊所居市宅其傍就學經承口授指畫爲文者悉有法度可觀余所知則方生學周其一也先生以學周來見曰是家父子吾所習吾爲述行事而子傳之余遜謝有先生在何敢嘗試先生曰夫有前茅何難爲後以子舊史或可藏副焉耳作方仲公家傳方仲公者父曰汝樟公有孝弟行而因名其子伯曰勉孝仲曰勉弟家世歛西寒山其受姓自具茨七聖方明始漢名德有方望方儲其由淳安徙寒山則宋某公雲仍奕葉載新安名族誌中不

可勝數而曾王父流最著母病露禱以身代病良已兄弟析著田取瘠僮取老弱質取其不能償者蓋孝弟身有之傳其長子瑾仲子瑗瑗子汝璋汝璋無念爾祖又以勉其二子焉仲公之生也瑗夢余文義入其室文義與流公比德父子雅善其爲人人以爲此佛氏宿因也少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稍長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仰鑽沉研不知有寢食而父賈中州折閱不能歸伯氏爲邑諸生矣仲公顧名思義蹶然而起曰吾兄以儒致身顯親揚名此之謂孝吾代兄爲家督修父之業此之謂弟乃輟學從父賈中州坐列販賣操其奇贏久之積貯

倍息則以中州距家踔遠改而受鹽筴賈淮南談知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雖老宿無以踰也部使者延見諸賈人問利病衆必推公置對而有幹鹽者不欲言其人以賄故取諸賈人單次紛更之諸賈人洵洵譟公身詣臺具言所不可狀其人故相難問公連柱之謀竟寢而單次定諸賈人舉手加額祝公也流公嘗憐鄉人病涉者爲石梁人目爲方氏橋過者輒籲天願方氏多男子又焚券已責舖餓葶掩道殪鄉人誦德不忘仲公曰吾今孰與王曾父時而不爲德乎以數千緡繕宗祠圯者合族修歲事讀宗法衆相觀而善不犯有司歛

古巖寺遠祖建千佛閣其中至明而積善公更建之燬于火父竊有志焉未之逮也仲公更建之視昔有加以終父志鄉人指目此方氏堂構丹雘也三黨有卻必爲解媾後已有厄必拯有貸必施淮北歲凶餒者病者爲溝中瘠者以百千計仲公予糜粥予藥餌予斂具亦千百計然不以其德上人不止聲迹口悛悛如不能言卽言第舉其長不及人過事父母生盡物死盡哀事兄白首無纖介不愧其名偶吳卒諸子請繼而曰不可若母與我黽勉同心以無鞠育也吾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忍使後之人發笥逝梁乎吾其爲王駿矣傳子以政而歸

游覽白嶽黃山間吳太史祝尚璽數相與酬酢蓋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其志操易地皆然也仲公字某人稱之巽齋先生舊史氏曰聞之王克揚子雲作法言富人賈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鹿而已安得妄載如方仲公者可謂有仁義矣不然何以見友於三君子三君子今之所謂仁義人也

朱承甫家傳

朱承甫者其名家寵其別號筠臯休寧封秘書上園公伯子也生時母程孺人嘗夢日入其懷少卽辯惠有丈夫之槩父與世父以鹽筴賈淮楚間承甫羈貫能攝贊

之世父有方格每訓子姓以禮曰親在爲人子者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諸子姓唯唯退而省其私惟承甫能行之世父亟稱于衆是必亢吾宗世父病不遠千里求醫三月不解衣而侍榻下相啟居溲溺備極辛楚病革其子祥弱冠祥弟祚猶呱呱而泣也世父執承甫手而語之以是二孤爲託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吾日暝矣承甫飲泣受命祥祚母皆庶也而有嫡在承甫調和其間耦俱無猜祥兄弟長擇通儒碩學爲之師有過必正色相規世父世母歿祥兄弟母沒附身附棺悉所擘畫蒙霜露披荆棘以卜善地而藏

之胼手胝足面黧黑也兄弟同居三十年尺布斗粟無隱修上世之業而息之什伯倍蓰以分諸兄弟諸兄弟大過所望祥祚拜手曰微伯氏賜不至此請有以報德固謝不受夫權子母而行子恒羸母此市道也兄弟天倫柰何以市道用之乎西人有負世父責者更加惡聲紀綱之僕不能忍見承甫以大義至情感動之負者愧爭爲償而察其實貧者析券不復收中涓銜命辜權以大賈爲奇貨魚肉之承甫倡義執言暴其監奴門客爲奸利狀詞辯注射氣奮不可奪中涓語塞乃罷衆駭曰是何文弱儒生而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父心

傷其兄復以家秉授承甫承甫肩之有益無因而爲義宅爲義田爲宗祠以成其父兄弟之志有意外虞當先扞蔽不貽父母憂退居子舍和氣愉色就養無方母善病每得耗疾馳歸昏夜風雨不避母見其來輒霍然病已如此者五羣從以文學起家或游鄉校或入太學或仕于朝皆承甫所啓迪而年已稱耆獨韋布爲宗祭酒或勸之拜爵則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大冠若箕鉅呂而車上儻竊恥之非所屑也生平不游大人成名無耳目玩好之物獨喜書手不停披喜賦詩里中長老賢士大夫家子弟集行酒授簡卽事限韻隨目賦成座客無不

嘉嘆有筠臯集祚乞朱庶子序其詩且傳其人盛有所稱引祥復以屬余余知承甫家于今三世因傳其人而爲詩跋以附庶子之後舊史氏曰余觀朱承甫事大類謝弘微弘微爲叔父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室宇修整倉廩克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弘微一不取女夫殷獻奪還戲責內人皆化其讓其言曰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達矣哉祥與祚食兄德不忘報會承甫稱耆不以祝而以傳亦詩人雨雪集霰之思乎史論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是說也以傳承

甫可也以祝承甫亦可也

夏處士家傳

夏處士名翠字子羽江都人也其先家滁陽始祖機從高皇帝累戰功授江西安福守禦所副千戶已征西南夷所斬獲中率調貴州威清衛左所賜江都基沙田一區伯子寅嗣爵居貴州仲子鼎來受田占數于江都世爲田部五傳詠則處士父也父豪于酒產千金盡之酒家胡比卒處士甫勝冠有兄差長二歲財餘壻田三畝敝屋數椽而已兄取田中分之各食力養母貧滋甚處士乃鬻其田葬父而身販蔬獨奉母以居衣須捷屨空

負擔走霜雪中手足龜坼矣里人闕其母甘毳資用無乏也竊怪之初父與鄰李長公家皆溫深相結長公有息女業爲處士委禽父卒而處士不聊生活長公又遠宦長沙其妻靳之柰何以窶人子爲壻屬姊夫許欽游山東與鄉人朱公善朱公賈清源累高貲數謂欽吾力不任遠游誰可代者欽言婦弟夏仲子其人可急使也朱公因欽以幣聘處士處士謝曰母在身不敢以許人頃之母卒處士泣盡繼以血目盡腫服除乃往謁朱公朱公望見處士魁岸鴻大豐頤廣頰耳困長寸三分不爲齷齪小禮握手勞苦如平生歡引之上坐曰焉有人

如仲子而長貧者乎吾且試之販繒笠澤賈人侵牟繒
率皆惡處士所市皆精良中程易資不求豐焉明徵其
辭人爭市朱公繒所得過當山東旱朱公畀金三百市
粟吳會達下邳水涸舟膠中涓獻上方物者枳其中處
士更小舟百數而介所習中涓左右奉牛酒金幣爲壽
中涓灑然延見之客何賴于我對曰山東赤地千里困
鹿空虛民莫必旦夕之命有粟百艘願得一介之使導
以出疆所全活人無萬數天之胙公豈其微哉語畢大
雨河溢中涓使吏護處士百舸尾其舟以行風便一日
而至清源穀正痛騰踊諸賈人粟雜紅腐處士獨白粲

復不索高價所得復過當朱公益喜割子錢什三爲贈
處士固讓不受朱公益高其誼顧謂媪曰吾閱人多矣
無如夏仲子才而慤吾老無子季女少誠得壻如仲子
庶無後患處士辭曰先人與李長公有成言何忍負之
朱公益賢處士置酒召所善故人強之吾目待歸女而
瞑處士從之已而李長公罷歸貽書召處士復以女來
季女小朱女一歲姊事朱朱亦身下李無纖介之嫌于
是朱公家事一切倚辦處士不復措意門下客三十餘
人僮僕千餘指揮唯諾甚謹歲以木綿易繒因時低昂
斂賒二十年之內兩致千金齊魯燕趙秦晉吳楚慕處

士聲親附彌衆矣初處士無子而兄有子三苦食貧則以兄仲子文奎爲李子又以兄季子文璧爲朱子後三年李舉子應選又五年側室王舉子玄成復舉季子而李病卒朱慟之撫應選如子處士曰不可以吾子先兄子文奎吾家督也朱公卒處士皇皇如有失心計差損于往還江都買田宅佚老少年治鹽筴者事之爲祭酒然不甚售門下客稍自引去乃喟然而嘆曰孺子風氣日上是奇貨可居也使玄成兄弟就外傳處士居山東時相人者汪生奇之客善自愛年七十當大興家濬井覆以曲薄玄成方六歲墮焉婦孺計無所出號咷而已

薄莫老奴還投之綆端坐若弗聞也處士心儀此必可兒居平嗃嗃臨諸子而于玄成奇嚴見其多少年戲呼而蹠之庭下僂辱之不以爲子數玄成發憤師黃從成先生受詩誦通善屬文爲邑諸生已登京兆第處士搏髀仰天大笑汪生言故非妄惜哉吾以早失父不能爲若所爲也蓋處士髻而讀孝經約畧上口所識塵方名而動靜云爲閭合往昔婦爲治秦復陶傷其父之不得服也納之筍布衣紉屨麤糲之食終身不易值父母生忌辰涕泗不禁鎮日罷食事兄如父數爲置田宅而授文奎貲爲王官授子田各一頃頃以十畝養處士而文

奎文璧各以二十畝養其父宗族姻戚窘者周之不厭
負責者不較曰貧富何常吾安知有今日而效守錢虜
爲處侷人廣坐中粥粥若無能又善含垢忍恥見爲易
與而當機應卒不牽卑亂之語不奪衆多之口富而有
令子慮以下人介然有常文貌情用相爲表裏孝弟慈
良之行卽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年七十有五卒玄
成名應芳好侷儻大節江淮間目之名士舊史氏曰禮
有之先人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周公論述后稷公劉太王往事猥媠窮困
一無所諱明興

高皇帝道其微時踪跡甚具夫非聖人孰能由禮乎玄
成狀處士絕不作誣語余以是信處士之可傳也

汪翁家傳

汪前峰翁者名玩字良味歛叢睦里人也家潁水上其
前峰勢摩空因以爲號蓋唐越國長子之裔凡十六族
宋金紫光祿大夫叔敖遷叢睦瓜陔益蕃數傳爲松山
處士翁其仲子也母王病弱程氏姑取子之與姑女同
乳乳不給哺以糜及長健愈常兒神儀明秀揚皙而豐
下處士亟治生稍令學六甲五方書計卽使從兄前川
公行賈歷楚蜀吳越閩粵間貪賈窺窬分毫善眩人公

務廉乎贏得更倍比分財不私名一錢母卒呼天擗踊
瀕而殫悶旄不知人每見遺物嗚咽不勝哀父傳家政
儲時所須欲則立應父安之年九十樂而忘老喪父如
母跋涉相地彌歷年祀而得花藜原以葬公時踰八十
矣執紼跣行二十里負土成墳土爲涕漬賓客會葬及
遠近觀者愕貽咨嗟雖古終身之慕何以遠過新安俗
富溢尤則侈遞相觀放鍾鼓竿瑟之音不絕倡優侏儒
之笑不乏嬖御糅羅紈曳綺縠而鷄鶩有餘食轉轂連
騎炫煌于道公竊嘆恠夫積粟不以耕豐衣不以織本
末更盛虛實有時庸可久乎吾愚陋守先人之遺唯恐

夫耘之不敢作法于奢爲子孫憂故雖歲萬息二千而
一縕袍十許年不易至手泔泔統糲糧之飯瓜瓠之羹
衆以爲矯弗顧也事關大義卽費無所靳首捐萬金建
宗祠祠遂爲一郡最宗之窶人授室聚處焉勞者相饗
飲食舖餽傷者厚養死者厚葬猶挹水于河而取火于
燧也食指千或請益宅不可左右皆吾宗吾不欲使失
其所也或請斥旁畝不可吾不欲入租挈者之爲田傭
病也吾不欲芻牧薪採牛羊踐履之爲鄰病也母錢聽
子自至請責不可吾視人之急也若自在窘隘之中所
以貸爲用恩耳責必怨吾不欲以恩府怨也真州孟氏

子負仲子鹽筴數千金有司部索亡抵公公詔仲子夫
夫事我久緣恩寬忍抑案不揚今滿意殺之乎鹿死不
擇音柰何卒脫之擔夫從公遺其金鬻婦以償公憐之
是無意爲盜何罪而室家仳離置不問諸市物必多與
直販小物不售者悉內于公多受直而去客疑其故公
笑曰吾意不在物也與人言無隱情人以欺來輒信爲
實久而其術敗信之如初舟車所至萬里所閱數萬人
人人從之如歸市居恒自傷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傳好
讀史令人解其義或故相反駁以盡其變口畫便事竟
如所料卑辭重幣禮鴻生鉅儒爲子師子爲諸生入成

均文行高時一時窮巷掘門桑戶樵樞之士或負書擔
囊羸滕履屨而來揖之於庭而勞之資之無內顧失業
爲社羣宗人講肄其中才俊蔚興令彭公聞公賢邑無
貴賤長少懷樂敬事之下教曰汪仲公年先矣質仁秉
義行道施德以卿射大賓禮公公不赴旌其門曰一鄉
善士書名于旌善亭旣老爲園舍側竹逕花塢風亭月
榭欣然獨暢勝日少暇策杖而步登眺佳山水興盡乃
歸故有脾疾不害事而以憂仲子疽皇皇救藥比仲瘳
則公疾棘矣夜鄉明召宗黨朋舊俱集舉手爲訣語甚
莊遺令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吾結童白首一念

無敢欺天今稱大耄手足髮膚無毀傷考終牖下內外子孫男女數十百人徼天之福厚矣孺子尚繹思之母驕氣多慾態色淫志毋沒利於前而易患于後有頃以指畫諸子手行矣母哭母亂吾性遂瞑其年八十有六通國之人咸爲悲涕伯子宗道恂恂禮讓年方壯以哭公有二毛寢苦三年不入室仲子宗孝自有傳叔子宗文爲大夫舊史氏曰吾家柱下史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持而寶之者汪翁其人哉水下流烟上尋孰推之其性然也伯子馴謹仲子倜儻叔子淳深非翁長者莫能爲父矣

程君平家傳

程君平名準茂才允功兄也程故出名臣元譚後歷代多貴且賢者而徙荷池自子民公始傳七世雲翼公娶于汪舉二子長爲君平小時事王母曲中其意王母隲愛之長受書能誦允功少三歲同學于書未卽解則垂涕泣而道之允功性卞時有偏宕不校王母卒圖像以事如生十五而昏父強使從賈猶習舉子業不輟弱冠母卒擗踊號泣棺斂祭奠哀而當禮儒者稱之服除試有司不售復病嘔血入武夷山下帷習靜遇異人授以詩詩多黃庭經叅同契語病良已歸而游越游吳游楚

與名下士締社論文則弟已爲諸生喜曰吾弟以此成名勝我爲之矣棄而學詩學書芻及丹青遂臻能品居秣陵聞父卒奔還躡蒙籠歷沙石曾繭重胝面若死灰涕液交流路人爲之心惻以身當戶而逸弟使攻學從廣陵治鹽筴究悉利病所條畫當事無不稱善推爲祭酒淮南厄北商于險要倍稱之息而鬩君平平之持千金爲壽麾去魯仲連何人哉千里誦義無窮左騶虐諸商掉三寸舌排難解紛幸不淪胥以敗而心憶其弟召與同舍延師訓其子鼎元愛之踰所生而妾亦舉子兄弟交相慶也故人與計偕者過之諷曰以君才何不由

太學進遂爲太學生冀一試而疾作所舉子殤呼弟而告之曰年幾艾非天第無後負大罪柰何吾弟富于春秋鼎元有弟以後我祖父未殯亟圖之問有後言否不答弟曰死生大事須見定以首領之者三允功更涕泣言其兄孝友事不勝舉卽與人交終始如一置酒高會客載號呶兄愈恭族某貧贈數十金爲受室生子尸祝兄也淮陰人亡五十金訟于官捕其同舟人急欲自引決兄爲賄捕者事小挺二人卒得白諸如此類宜多男多壽而大謬不然儻所謂天道非耶舊史氏曰余觀史何敬容爲兄胤所親愛敬容惟一子請胤名名之曰鼓

書云兩玉曰鼓吾與弟二家共一子所謂鼓也其志悲矣以余所聞君平兄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

汪文宏家傳

汪處士文宏名道字其母夢若神人者手授以兒遂舉文宏少便慧悟能得人意中事會同室不和父母目攝願指趨避無違長而受書經涉輒誦十歲賦十四夜月詩里人有聖童之目父任俠結客邑令李公爲滌惡民所誣獨詣府白狀汪司馬伯玉高其誼又見文宏明秀有才會亟令治經生家言無何父卒而遺業在維揚八寶鄉者覆没人手乃奉母入寶居才十二歲耳有心計

數年累千餘金母故名家女子姓兄弟間進士孝廉文學甚衆督文宏學經史百家靡不研索詩日益工司馬公言子善此豈必以經生進取哉而好行義如其父道拾遺金坐待其人還之所知貧不能婚葬者友生急難者遠近交遊託妻子者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少年有片善賞譽不置資以楮墨束脩多所成名入金陵見女子以無食出鬻立市而啼贖之爲母子如初邑令陳公郡理盧公雅游文宏陳爲侍御按部未嘗請謁盧公建言被放晤之湖上信宿每得一快語擊節稱嘆文宏旣舉子延名師教之夜共一燈書聲互答也而時灑涕語曰

若祖教子未成地下目不瞑吾未竟之業付之若曹詩
則吾所終身矣劇心極思饑以食渴以飲勞以息憤以
舒跬步夢寐無非是者當其注意耳目若無覩聞興至
千言立就手足舞蹈一字未安累年必易呼其子籍記
而道之故已爲大笑遇佳山水必窮其勝放歌成金石
聲伸紙題品略無竄點客言京師游士之林也以君才
何不北首燕路當有開碣石宮居君者文宏報以詩曰
莫道老夫無遠興秦庭逐禁到烟霞池魚籠鳥有江湖
山藪之思晚矣後山人罹文罔者相尋人服其識嘗言
詩人宜有度世襟懷故篇什雖清和平遠而湖海之豪

自王漢魏六朝初盛中晚詩辨其體格升降每與人譚
中窾破的廣陵諸詩人開大雅堂延之上坐闡發旨趣
抵掌擊案四坐屈服于時陸無從高洪甫結殷勤之歡
司馬弟仲嘉虛衿待之已于劉職方所逢王太史問詩
曰借古法度運已神機妙在悟耳職方首肯越二年而
職方卒且葬爲詩哭之執紼引車其不忘一日之雅如
此淮陰張孝廉兄弟爲行其詩于世文宏強飯健步應
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嘗七日夜爲詩三十餘篇患喉
塞疾劇語二子脩身立德最不可忽也爲我製新冠遂
卒年五十有九子高升蛟升風情簡素文義豔發哭其

父各有詩大指與蓼莪同余嘗序文宏詩差窺一斑文
宏以爲知己二子將還葬父新安因具其事乞傳余書
其大致可傳者云舊史氏曰今山人而以詩人稱者不
勝載負俗之累往往而是如文宏行已有方鮮矣不憂
爲樂不辱爲貴無故爲福無毀爲名其斯之謂歟

葛處士家傳

葛處士名符字君信吳之西洞庭人也其先萬五公從
宋自汴南徙泰四公從

文皇帝北征子孫蕃碩爲燕吳右族居吳者九傳爲春
谷公世揚子友梅公珮三索而得處士始生歲所不言

笑不能行立長老異之曰昔文待詔公如是稍長受書
輒成誦父善屬文郡邑長吏引爲布衣交又雅尚山水
所至與伯子篆俱嘯咏浹旬忘返處士甫齒爲持門如
丈夫已事莫公遠先生傳其書法而父老產寢替處士
辭家之金陵營什一方商遠近通物息入曼羨養父盡
志者二十餘年不以煩諸兄弟處士爲孺子哭王父哀
已艾哭父猶孺子時也父有所譽嘉樹封殖之構屠蘇
其中依依如見父然樹且剝爲之更茂金陵雜五方之
民譎觚僂佞未易調諧處士不侵然諾不爲崖異久而
衆敬愛之觀天時察地宜決人事成敗十不失一疑爲

有風角讖緯之術而實非所習也凡以乞貸至必委曲
應主者持不可處士愀然曰彼計無所至而來可令其
含愧去耶至于兄弟緩急相爲有無通共不待徵色發
聲矣處士與俞少虛公相善如同生命俞沒悼惜如失左
右手遂還里居歲財一至金陵而已居近葛仙公煉藥
墩徘徊其側此公非頑仙多文以爲富吾竊有志焉晚
年爲詩苦思沈吟終不示人以朴其傳者自鳴集無命
無相論及治家規略吉人之辭寡矣生平惡說鈴書肆
題帖門戶言行必中倫慮嘗買小鬟佐婦井臼旣知其
父母無他子女還之不索直終身遂無二色阿叵謠詠

不出于口僑蹇佔佷不形于容庭不設博奕社不用歌
舞敬鬼神而不諂好施戒殺而不佞佛侏儒獲雜子女
巫覡之迹不及于門其鄉化之博者酗者訟者回心向
道忿無格鬪醉無號呶獄無連染焉處士隆準美髯眉
目秀朗健不稱病病不飲藥卒之年聞俞媪沒促子震
父來弔此吾所嫂事者卽少虛公元配也震父還問金
陵諸故舊啓居假寐少選夢龜入壺語震父吾逝矣夫
自是不語了無恐怖遂卒年八十有一震父夢貴人千
乘萬騎造門有執圭秉鬯者人以處士蓋仙公轉世若
尸解然子一龍震父其字工于詩而客日進處士恒訓

之曰無博名高阿翁以此兩端永日焉耳俞少虛公自
吳遷金陵名德與公等其子進士仲茅父事處士雲間
陳眉公吳門欽叔子三人月旦所宗爲處士志若碣若
狀聲中其實矣舊史氏曰史稱郭有道貞不絕俗隱不
違親此孔子避人避世之辨也夫深山人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與草木同腐奚貴焉葛處士行比一鄉有庚桑
畏壘之風其子式穀其遺文斌斌日之隱君子不虛耳
平與之遊不又于門其濼山之對昔岷昔嶺昔回心向
舞嬉與輒而不語技欲泯跡而不對料料謝與遊于文
不出于口齟齬訕訕不汙于容致不對對奕坵不取焉

大泌山房集卷之七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楊翁家傳

楊翁名從簡字伯魯徽郡歙縣人也先世出關西伯起
南宋仕餘姚尉者璋襲家于官爲餘姚人明興仕徽郡
者昇復家歙爲歙人大宗伯寧憲副宜歙之顯者也翁
蓋郡博弟處士昱之後父山以明經教授鄉里布衣貧
困終其身舉三子翁爲仲七歲能調韻屬對十二歲能
舉子業父愛而惜之王敬則有言吾落此奴度內兒無
復爾父都授諸生時翁從旁竊聽夜則篝燈火屏居帷

中讀行文爲諸生所推讓而試有司輒見格翁廼嘆曰
父言驗矣夫由舉子業通顯者率弁髦棄之誠知其無
當也宜早引決遂去而從里中賢豪長者游放浪山水
杯酒嘯歌陶然自暢閒居取家藏天官堪輿輜鈴名法
諸方技無不研究而于素問靈樞甲乙和鵠禁方桑公
秘錄剗心精詣黃山紫陽多靈藥異人采斲造訪窮日
忘返按方投劑奇中病者求必應施必效以是閭巷填
咽握髮吐哺日不暇給所受謝用供二人甘毳父大喜
藉第令兒守章句能療饑乎久之父母卒持喪甚苦體
爲羸劣治棺殮有加常等歲時伏臘若豆間往往

楊

飲泣或貺之綺縠思二親不忍御也友于兄弟終無繼
介字兄弟子如子諸父賈而鮮蓄以本業之旣客死爲
封識所遺授其子不問母錢鄉人胡襄懋公督吳越軍
聘翁麾下翁占對閒雅聲氣如流叩以兵政軍機引繩
墨切事情襄懋稱善相屬欲署軍容祭酒翁度襄懋驕
汰必敗固辭盡却其贈遺而行入會稽探禹穴泛太湖
登虎丘九華匡廬泝江而上尋黃鶴岳陽諸勝會沈古
林先生備兵蘄州相與論學荆王聞而禮爲上客縉紳
學士篤老婦孺疲瘵殘疾之屬輻奏並進左授藥右授
簡人人滿志宴貨好勞糶載盈庭所遭故舊親知有緩

急隨手施散無餘望秣陵王氣鬱鬱葱葱而快之徘徊
青谿上得江總讀書故址構一畝宮終老而名聲益著
頗疲應接察脉辨色聽聲從貧賤中識公卿將相甚衆
然不耐見貴人貴人殷勤杯酒交驩絕口不及公事諸
公以嚴見憚至白屋窶人子仰之如取如攜夏日淪香
薺飲暍者盡伏而止家無儋石之儲不顧也有醉而詢
翁者坐事三木囊頭居間得脫秘不言其人翁沒而其
人始向諸子流涕誦之華亭秉政好理學諸大儒爲社
金陵翁數侍講豁然開悟有過眼半生豪俠事回頭一
片聖賢心之句楓潭萬公最所嘉嘆旌爲理學儒醫而

楊

代入貲除判御院事卒不赴晚年深居簡出惟二三密
友過從圍棋賦詩車馬客來匿不見緇黃造門倒屣披
襟流連不已翁白晢而頰鬚眉如畫年且八十面如嬰
兒目光燁燁巖下電人謂得方士秘授云生平未嘗一
日言病偶痰喘吐納頃時而愈嘗赴老友郭外期歸而
微示疾呼諸子余不復出矣又一年而疾革諸子請服
藥翁笑曰藥非能生人人自生耳乃公料人死生不失
黍秒寧不自知耶卒之日令家人祝蔭日亭午曰可矣
正襟而逝太保張肖甫目翁有隱君子風臨淮李侯評
翁古詩似陶靖節歌行似李長吉高尚似韓伯休龐德

公清談似支道林劉真長王山人言翁多識多能溯源
于儒寄興于詩歸宗于醫其爲名流所稱引如此所著
青谿草堂集脉學玄宗慎庵醫案名醫外傳若干卷丈
夫子六人叔子名遂與余善不假貴取寵不比譽取食
不宛言屈行藍田生玉語故不虛也舊史氏曰吾聞之
賈生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如楊翁者同不醜
正異不傷物文不滅質博不妨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可謂聖人之徒也已

郭長公家傳

郭長公名一鵠字汝言廬陵橋東里人也高王父封比

部公欽曾王父永州理公淮王父郡文學公幹父贈御
史公燃母贈孺人胡初艱于子禱名山而公生已舉仲
子侍御史一鶚叔子一鵠公少弱長乃膚革克盈性機
警受書塾師數百千言強記不忘與仲治舉子業仲乃
竒進公曰吾家以經術經世用聞人代有有才如仲吾
所不及也夫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吾姑以章句之學訓
里中諸童子耳母黨胡郡守者躬行君子雅善公胡氏
諸童子多從公率成令器所受贄雖塵塵必以奉養二
人無私蓄太常王先生者人倫冠冕仲師事之歸以其
所授告公公嘆曰正學在是矣遣其子隸弟子籍二人

卒居喪如禮與仲治葬不欲爲季費也里有修道會公與焉目不忤視屏氣似不息而粹然見於面卽有論說皆日用庸行每言大學在毋自欺人能欺屋漏不能欺妻子能欺所不相習之人不能欺鄰里鄉黨其學問切近精實如此而觀公行事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人人號公長者推公爲社祭酒官私諸工役若學宮橋梁羣然曰一諾重千金非郭公孰與領此一錢斗粟會計審賦予均父老歡然趨事子來矣仲令東陽輦公與居無何卽別我來視仲治狀何若耳今士民愛戴同聲吾歸而告先人先人實靈承之于是歸展墓益樹松楸而新

宗祠以時禋祀偕宗人對越駿奔走無敢不恪仲爲宗譜多取裁公屬子受事東陽譜成置酒高會訓以詩禮周卹貧乏解構忿爭族興仁讓焉晚築東園有衡泌槃阿之致非大故不入城口不減否人物卽御家衆不厲聲色仲旣貴復有從弟爲莆田令猶子爲雷州守者或乞居間在親故則遜謝之在他人則峻拒之行其庭闈其無人相與嘆息而退仲以公高年詔應賜爵級具冠服以進不受古人不願文繡吾竊效之仲方待命日從公園中朝暮出入言笑如童子時一切家政悉畀季無所問子鎮東孫乾生若仲季之子稟仰令儀文學馴謹

鄉間望爲表式所謂一家三代者也舊史氏曰漢郭林宗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故屢辭徵辟郭長公當熙明之代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與林宗同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蓋以高名見忌巽而免禍范史不傳於逸民豈以是耶長公忘名矣其年踰林宗二十子孫象賢享天之豐福厥有自哉余先世吉州數奉教於仁士賢大夫悉其人讀諸君子所爲志誄祝辭亦類蔡中郎碑文爲采而傳之

溪亭孫長公家傳

往余遊新都新都人亟稱孫長公從儒賢弗克見已游

梁而孫君文範來從事以能聞問之則長公弟也已按察越中而孫生五仲偕其婦兄程巨源來謁儒雅有醞籍問之則長公子也明年長公春秋七十巨源以事狀來請曩者長公及艾先辰州修祝辭及耆小子作頌今老矣先生幸爲傳之傳者傳也禮七十老而傳夫傳獨家秉哉作孫長公傳孫長公名文林字從儒海陽草市人也其先出唐執金吾萬登長公太父則孝行公簾父則處士公玄釗世名長者什一起家處士公娶于程不宜子而納劉姬舉長公兄弟四人長公生而負奇氣及長貌甚偉于鬢碧眼望而知非常人始治博士業業垂

通已念處士公老不任勞乃請就賈賈吳興長公有心
計額瞬目語遇事笑可否錙銖不爽所部署多紀綱之
僕母能試一狎語處士公大喜吾有家督可休矣處士
公歸而長公就養左右無方操書致者踵屬處士公難
之退而就長公子舍遞受直處士如弗聞也處士公樂
舍傍地踞水可圃可圃及沒而長公重購之曰志吾父
志也程大君遇子婦嚴長公曲得其歡心及沒而卹外
家甚備曰志吾母志也長公早孤仲季甫髫長公獨當
戶父諸父而兄諸兄同心僇力諸睥睨者謀寢矣及析
箸而長公拓家人產視先世倍并籍其故籍均予諸季

合大宗則葺李天王廟舉歲祀合小宗則立五世祖廟
舉時祀親其賢者能者周其乏資斧者與不能舉火者
有族弱而迫強鄰爲遷同里居焉懼澤之易窮也使人
各量入以爲出合而盟命曰周親里中子生分右嫡而
左庶衆唯唯長公堅持之有國法在嫡感其言卒與庶
等會鄉人築神臯捍下流長公首事夫已氏惡其害已
起大獄中之長公夷然就逮久之乃白生平好古彝鼎
諸物若法書名畫時焚香啜茗鑒賞之其游吳越佳山
水無所不登覽居瀕漸江長堤皇澗水木陰翳萬家之
所聚也選勝構亭其上一時賢豪長者若許相國鮑司

徒江方伯程太守黃大理范按察汪侍御諸君子皆肺腑親數過從觴咏人目之溪亭居士云長公偶程辰州公女弟門以內肅若朝禮丈夫子五人長明良次明倫明保明試明熙爲邑諸生者三人明倫卽五仲辰州公壻也舊史氏曰程辰州守經據古不阿當世獨與孫長公重親豈所謂雖在縲紲非其罪者耶巨源又言長公故嶽嶽不可干晚乃折節爲恭儉於人何所不容孟氏不云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長公生之徒不啻十有三矣春秋高矯健類少年固其所也

草市孫長公家傳

孫長公名承訓字汝庭休寧草市人也嘗以例入太學應除外臺從事棄去不顧而儼然持布衣節人故號之曰長公其所居有亭種竹四隅父以竹亭爲號長公復自號少竹云其二十六世祖爲唐金吾萬登遷唐田十二世祖爲宋處士子厚遷草市長公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十年而父卒仲弟八歲季弟甫彌月強家有睥睨之者矣長公奮曰吾聞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卒自立夫非人之子與聞者齟舌莫敢侮而於兩弟恣柔愛之道衣受敝食受惡任受勞費受侈蓋仲爲母弟而季母庶也母有遺橐或言非庶所宜有

或言孰當戶者卽仲不得分所有長公不可父一而已
子一而已聞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貧卒三分之將婚
於吳吳孺人忽有目青媒妁請辭公厲聲曰劉庭式周
恭叔何人哉親迎以歸二十年不舉子而後以曹孺人
助遙沒乃以朱孺人繼居恒慟父之不逮養也每食必
祭每祭必豐語及歛歛泣下沾襟其奉母左右就養無
方先事逆志如語焉而未之然草市故有宗祠三脩三
圯則以詘舉羸故長公三損其貲而晚所費至無算歸
然甲於里中王大父有繼室私其前夫之子丐貸亡節
不疵瑕也宗父貧無食者食之宗弟貧無居者居之宗

楊

人通其王父子母錢者析券而更周之冢子夭婦不踐
二庭則呼仲子詔之而無忘若兄無忘若嫂以而之子
爲之後宗婦有嫠而窘者處之別舍賦粟賦帛賦薪賦
醯鹽之屬終其身家幹匿資斧累千其儔將束而詣吏
公愀然是嘗有功可以自贖置無問鄉有溪漲而無津
者爲之梁若干所而西干登封爲最鉅父爲石隄捍水
爲義粟禦凶其有鬪而爲之平有負而爲之償有婚有
喪而爲之助求者立應不識其誰氏之子也生平無他
好嗜惟治荆園以巨艦載太湖石浮江而來置之園池
中曲折縈迴極有體勢咫尺之間宛若千里日與客游

而樂之此吾學王始興建康都城法也穿池疊石寫蓬
壺韋元旦所詠抑末矣晚築小荆園種竹什伯倍故時
以寄竹亭之思未幾遂病環里而處者男女勝衣以上
大氏無慮數千百人日夕走問疾請禱於神願以身代
孫長公病革語其子向者吾兄弟三人鼎立不幸季亡
而吾繼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孺子幸似我語兩孺人
教子以義方勝處娣姒以情愛勝語女女夫黽勉同心
不宜有怒復語其子國有四民家有九流莫貴於孺孺
子勗之無作佛事無惑形家言不卽歸我於土無侈葬
奠無求諛墓之言無忘二園吾魂夢所出王游衍也無

襲吾豪舉無廢吾義舉正襟就枕而逝卒之日行道相
傳雪涕造廬而哭者肩相摩門牡不得闔婁江王相國
爲之志里方司徒爲之狀太史張君一爲之表布衣陳
習公叅藩陳子有孝廉吳伯霖爲之傳司勳虞長孺茂
才謝少廉爲之誄王百谷爲九招潘景升爲七哀吳允
兆張伯起之屬爲之辭輓皆東南名德大儒自負直筆
不妄許人者也而太史董玄宰采輿誦謚爲貞惠先生
子光宗字照鄰文行與父齊名舊史氏曰古人重誄與
謚而謚爲尤重人臣稱天而謚其主人主法天而謚其
臣至周滋慎矣而其末季乃有匹婦得私謚匹夫者如

黔婁東漢重清議私謚日繁始未嘗不公弊乃冒妄也
然而史臣褒貶自不相蒙蓋凜然有天威焉孫長公謚
出董玄宰故史臣不虛美余考其行事良然世不乏菲
狐矣

吳立卿家傳

吳立卿名士道歛谿南人也小時明惠在羣兒中不爲
嬉戲舉止如成人塾師授書日以千言強記不忘甫冠
入太學大昕鼓徵必先諸生集許文穆公試其文不類
經生語召而問之頤雷垂拱應母噉立母跛目之曰國
器也其最知名則事親孝味爽而朝問所欲而敬進之

柔色以溫之親瘠色容不盛藥必親嘗病革朝夕不離
側忘寢與食或挾辰不休親喪主哀然而辟踊有算袒
括髮去飾有襲自復赴小大斂殯葬虞祔祥禫歲時伏
臘祭薦雖時造次物細微必準於禮甚愛其弟食指繁
折箸田宅器用讓美而受惡施及其族族人死廣陵爲
之部署喪事昇歸其家一切經費不煩他人施及其鄉
龔某者負子錢子錢家貴人也束而詣吏無以償代爲
償之得毋瘦死世受什一賈廣陵厭市之囂也治別第
貯古鼎彝書畫其中燕坐焚香小倦啜茗時與所善籃
筍解艦周遊諸佳山水及前代遺蹟一觴一詠興盡而

返羣居終日言不涉世事尤諱人過有所聞掩耳謝之
雅好詞人風雨造門不以出亡爲解適館饋盤飧享有
加籩行則助資斧久之不改其素坐是橐貲日損食或不
飽二鬴然其性節儉脫粟飯菜羹大布冠衣豐約如一
一日也深念大父有隱德子孫藉其餘慶沒久未寔歸
與諸昆弟諸父謀卜地跋涉胼胝勞什伯人旣兆且舉
事忽病不勝趣召其子紹瑞于廣陵將有所屬而不待
矣五服之戚雪涕四境之內慨嘆相弔婦黨羅中丞哭
之曰富而好施乃未艾以窶終天道有知耶無知耶閩
人中丞詹公郡伯林公千里致炙絮之奠宗人督學公
爲狀邑令楚人故給事張公修邑志稱其人舊史氏曰
歛多貴人富人又好上人邑志之修也不遺餘力而讓
名矣張公以直諫左遷巖巖峰距不虛美不隱惡立卿
隻字之褒何必減華袞哉

汪和叔家傳

汪和叔名宗惠歛叢睦里人也少受書強記不爲章句
通大指而已亦以當戶不能竟其業簡行事多被服儒
術其事繼王母也如王母以慈孫稱比卒日與季弟伯
兄諸從子行求善地以王父兩王母合葬或言槨不宜
三而曰不可同牢同穴古之制也卒合之已置祀田立

楊
祀規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蔚然興仁讓之風焉父與母
卒又行求善地先樹梓槨以識之新安人好形家言拘
而多忌卽得地不以時襄事或百餘年幾同道殪和叔
二十年從事精誠之極地效其靈而銳然并舉人以爲
異遠祖墓見侵偕宗人令伯虞仲輩復之而表識其四
履亦置田以供祀事于今無斃同產三人同以鹽鹽起
執勞則力不必爲已分利則不必藏於已兄慈愛而見
友弟敬詘而不悖猶王之珠樹韋之列宿焉季卒與伯
共子其子伯卒復獨子其子縷絲粒粟無所私伯之子
爲真州諸王游成均者與其子則而象之怡怡如也族

有逋責而逮獄者且瘦死以數百金代償或爲豪所覆
沒陰脫之不使知嫠者孤者老疾者饑寒者以服遠近
施有差或本業之不問息或故取其母錢而倍以子錢
與之不欲以爲名也過逆旅見以責質女者爲之贖名
家子以貧來鬻初難之是寧可奴使旣而翻然改曰吾
姑子畜之而卒歸之鄉隣有鬪必解後已篋中券或焚
或付其人更僕未易數也賈淮南立信義不侵爲然諾
諸賈人推爲祭酒重其言如九鼎大呂惡少年以橫逆
至左右殆不可堪將修隙公謹謝之三自反一不校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使我爲古人諸君顧不欲耶聞

者慚而退疾革語諸子人言有陰德必有陽報望報而
爲德其施倦矣孺子務多生人毋宿諾毋以小善而不
爲不求其報諸子唯唯伯惟賢爲郡諸生行事有父風
舊史氏曰余嘗傳兩汪次公其一文林其一景純今和
叔亦稱次公蓋至于三矣兩君豪舉和叔質行譬諸躡
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汪氏多君子門
望比于王謝不亦宜乎

程濟之家傳

程濟之名良法歛之臨河人也其先世晉新安太守元
譚陳忠壯靈洗宋文簡大昌名最著由篁墩徙會里再

徙今里方伯曰太守金其從祖父行也世稱廉吏焉濟
之太父暉未艾謝諸生以行誼爲士師表載邑乘父鑿
以明經判均州不諧於俗未逾年致爲臣而去濟之幼
慧太父著膝授書至老不忘髫則博綜經史矣太父行
有江司理容可吳脩武理見其屬文賞之從父太守公
某曰是吾家阿咸脩武因以女孫女之邑令吳興房某
試士奇其文適有重客過存亟往報謁置卷袖中已不
復省記放榜乃覺前三人業已署置之第四學使者不
收令固請爲儲紫陽書院以須後舉會遷去不果司理
龍膺行縣所拔士僅五人濟之復在第四人謂知人比

試學使者復不收初濟之游雲間雲間鞠氏禮爲子師
居三歲三子皆爲諸生濟之嘆曰豈所謂師不必賢於
弟子耶士行已自有方豈必青衿退而學詩古詩法漢
魏近體在王孟郊島間奉母之均州所涉水則江漢彭
蠡山則匡廬嶽上古蹟則黃鶴晴川蘭臺鹿門滄浪峴
首習池大堤沉碑解佩呼鷹斬蛟諸名勝悉以詩紀之
有遠思焉均州歸垂橐無可餬口以筆耕養務當其歡
若有不豫色然卽自訟如無所容父病立而侍不離跬
步不可起且以身從而念王父母與母之無爲託也生
所以事之沒所以葬之一如父季弟貧輟衣食與共而

楊

好讀書滋甚所得諸生束脩半市書手丹鉛累數千卷
總統類究指歸問之如響答桴冠履非極敝垢不易几
案位置都雅整潔卽刀鐸諸小物有常所不喜見俗客
不談聲色貨殖笑不至矧怒不疾聲與婦相敬如賓婦
卒稍出游金陵江都武林吳會佳山水擬阮步兵作詠
懷詩八十一首其窮經致用憤時疾俗之意大都可徵
已慨然慕向平之爲人將之齊魯燕趙殺函伊洛間遍
游五嶽而以仲父喪走雪中足病已病肺稍侵矣先三
日移正寢禁哭泣恬然無所患苦而瞑所著名之曰谷
鮒解在井九二爻自傷其莫與也雲間人嚴重濟之曰

吾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稱之爲吾式而其里中子以濟之有處士志槩謚之以節又號之曰節程先生子休文馴行類其父舊史氏曰荀卿有言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無知而云知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其信然哉余觀程濟之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好學遜敏有鈞無上荀氏所謂君子之徒乎取節焉可式矣

胡仁之家傳

胡仁之名山歙西富源人也高王父興師遷塘朗又爲塘朗人王父佛成事親以孝聞十年更版籍占數不實

鄉亭部吏因與錢通興師受事無所私且戒後人不得復爲自非老成蘊利生孽耳父璽兄弟同居沒齒無違言君子以爲古孝弟力田之遺民也至山內行益醇父疾籲天請代刲其股和藥以進疾乃差母鄭年九十而羸山亦老恒爲小兒啼笑以奉母歡父母卒屬畫師寫照不得默而深思眠食都廢忽夢若有神授者質明起乃自寫之氣韻如生遠近驚恠走視儻所謂孝思之至通于神明者乎弟賈數折閱數予之貲無倦色賈荻港見諸胥靡非其罪也代入贖緩釋之賈嘉禾年饑斗米千錢同人請雜以苦惡持不可俄而諸市米家羣螳聚

食山獨免識者曰不蘊年不二賈其信義所孚格素矣
江流險厄以黃天蕩爲最嘗覆舟若有物負以行長年
三老求之不得度已葬江魚腹中越數里見山沿綠葦
間舉裳而出行人歡呼奇其得蹈水之道而山殊不自
覺也居平耳提面命其子孫曰吾有生以來惟服膺天
理二字五常萬善莫不由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南面
而王天下樂何踰此因名其堂曰居理行年七十有一
備箕疇之五福焉子世朗一清世和孫尚質尚贊尚貢
奉其訓不忘一清爲諸生其最著者也舊史氏曰學道
者莫不有所由入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嶺南湛文
簡先生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學問傳習故有自來胡
仁之無所師承闡然合符子夏氏所許爲已學者其斯
人矣夫

霍氏三隱傳

昔玄晏先生傳高士若被衣齧缺壤父蒲衣子石戶之
農之屬或失其姓名然所論辯誦歌殊有精詣民到于
今稱之故曰其言立於後世死而不朽言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作霍氏三隱傳霍南峪公者名鰲其先自平
定徙井陘之南峪村故人稱之南峪公長七尺餘音聲
如鐘有善相人者曰是福德人必多男子入城嘗騎驢

半道得石窠愛其勝爲構屋往來以憇而手植槐繫驢
其下今邑人所指目霍家窠是也久之將遷窠居筮而
得比之豫曰吉陳媯敬仲兆興齊姜乃適營丘八世大
昌或問不虞費乎曰操吾一耒足矣卜式牧羊尸鄉祝
雞吾又兼之修此三者何費之有風吹笠墮地行人攘
之從者前追公不可是風伯授之耳丈夫子五人皆業
農所親請授儒業公語之曰國有六職農與士大夫王
公並何必儒乃貴耶陸賈分金五子就養竇禹均善教
五子登科吾亦五子所貽不同其揆一也雪後獨步東
坪有大蛇蟠兔而臥異之筮得小過之泰三蛇共室同

類相得甘露時降生我百穀再筮得否之震逐兔山西
利走入門賴我仁德獲爲我福而埋石識之寢疾屬其
子葬我蛇蟠兔處五子中最奇季氏明農公以爲似已
明農公名友剛人以其明農事稱明農公村西田百畝
深耕易耨乃亦有秋朝夕手田家五行紙弊墨渝不釋
有儒衣冠傲之以所不習此非孔氏書也公曰孔氏書
故習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得孔氏而名益彰吾欲學
焉不顧而去登牛背而歌曰抱甕荷鋤竭吾力兮炊黍
蒸黎日所食兮言獻于公黍與稷兮稼牆艱難慎無逸
兮子英始生啼聲徹戶外黃冠過而諦聽之是英物也

因名之英及壯父呼而詔之德千人謂之英汝德安在
對曰上德不德請從大夫隱于農耳父大喜真吾子也
人竊園豕鄰取其肉爲驗請訟之公曰何所無豕豕無
二味何訟爲鄉人籍籍是夫有隱德哉遂稱爲隱德公
邑人吳丞輝過而問公君好隱乎乾初九潛龍勿用孔
子曰龍德而隱隱之術多矣君將爲巢由乎抑爲段干
木魯仲連乎將爲荆與顏闔乎抑爲鮑焦爰旌日乎公
莞爾而笑曰姑舍是老萊子墾山播種也孔子聞其論
感然改容林類拾穗故畦孔子知其可與言兩人者隱
於農壽且百年此爲吾師矣鰲年或曰七十六或曰九

楊

十一友剛或曰年五十一英或曰年六十或皆曰過之
其歲月日時莫之詳也今中丞鵬實八世孫儻所謂至
誠前知者耶舊史氏曰孟子輿論深山之野人所在有
之亦木石鹿豕類耳奚貴焉霍三老善言善行受命若
嚮蓋宿儒所不逮鏟迹和光三世無替子孫至不能得
其年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其斯之謂與
程神保傳

程神保者徽祁門善和里人也甫壯從其父賈濟南下
邳間蒙霜露沐風雨絕甘分少與庸保雜作習貫如自
然者至握算駟儉莫能難也父喜語人曰計然公子材

下董董修父業耳何若吾壤子既受室李而諸舅弟好
生分神保所載不過囊故衣常採拾以爲養日暮溫凌
奉引不輟而李以蠶織簪珥助之得三十金賈峽江隣
人不戒于火一夕盡燬其貲隣人毀服請以不及爲罪
神保更慰勞之曰愚聞諸春秋人曰火天曰災人也吾
自咎之不暇而遑計子天也於子何尤已賈閩閩人市
藍澱者誤多五十石左右視爲奇貨神保手指天自矢
是公籍記不爽錙銖安可欺也呼其人還之久之累貲
七百金已賈楚楚玉歲薦饑徒見羸齒老弱神保哀之
諸逋貸一無所問僅得百金歸而走南海市海錯往來

楊

清源淮揚間復如楚資用復饒是時宗人子揚與從兄
貴通各以百金附神保行賈神保爲供子錢十年而貴
通室災延燒殆盡宗人謂神保兩家坐而得子錢十年
奚啻倍稱之息今且災可無與母錢神保執不可吾不
德以干回祿施及宗人柰何乘隙而利其有必無幸矣
退而謀諸婦與神保合卒不肯負責通父子相泣謝也
已賈大梁而從弟世產者羸身無以爲資割橐中裝業
之其人終窶亦不復收自大梁歸治宅一區伯兄同託
處焉所當勞費十九已賈通值島寇困城中累月已賈
毫折閱十不顧一轉之大梁困滋甚而揚迫尼責鄉者

母錢至售名田償之已賈桂林賈衡山見僧說大乘法者心好之遂奉戒不內勺飲不肉食而伯兄方賈漢中病且死亟往省之通昔奉湯藥惟謹比卒沫血飲泣不欲生于是歸子以事而身與兄喪歸葬蓋自是始倦游閉門修齋誦經而已居恒教其子曰夫賈者射時如鷲鳥去來登龍斷而辜摧鬻良雜苦蚩眩邊鄙道家所忌也積因成業事效見前凡吾所以被弋綈履革鳥蔬食飲水諷唄齋薰競競當時之禁者豈能留阿堵物遺所不知何人又豈能長生久視爲神仙沖舉哉要以汰積詬讖宿讐耳小子賈乎敬之哉毋驕能毋謀非德當如

布帛之有幅焉過則必敗壬午

皇儲生詔賜民孝弟

力田者爵一級父老共言神保邑大夫束帛造門悉謝不受春秋八十許矣媪李偕老黃髮兒齒視聽步趨如壯盛人里人往往言神保善事神能得福以其名爲口實云神保之伯子大中治方脉醫藥形家言所至諸公皆獻牛酒交歡恥回面汗行以事人見輕薄少年惡子攘袂而正議千古慕漢壽亭侯風節酒酣以往爲侯衣冠拔劍起舞慷慨悲歌毗裂髮上指衆莫不辟易也新安賈人無萬數其孜孜好義無如神保父子者舊史氏曰余嘗游祁門祁門之望族必首程氏自晉元譚守新

安有惠政以協和其民十三世而靈洗爲梁將軍捍侯
景之亂封公謚忠壯又十三世而澧與子仲繁以中丞
尚書守祁門神保實其流裔也自宋迄乎于茲圭組蟬
連所稱隱德耆耆惟神保其人哉神保言必稱天卽強
爲善家戶所有耳一中寇若歲二中火獨有天幸不乏
晚而爲社祭酒有子式穀貽之令名食報如響答桴先
民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爲信哉

張處士小傳

張處士時言字從宜鳳翔人也少失母育于外家性開
敏人與之言輒識其意指應對如流詣塾師受書略通

章句知名數而已未幾遂罷去然強記不忘邑令定戶
口徭賦若試諸生榜示通衢一過闔誦高下差等校之
不誤一字家中人產雖逐時居貨而恥爲纖嗇機利或
負其券或強丐久不歸無所問亦賴有天幸不至乏絕
比壯益寬緩舒達而足智議論慷慨聞儒者言魯仲連
之爲人好之吾何爲獨不然所救解權濟厄窮多矣終
不飲其德不求其報郡食河東鹽道遠而鹽苦惡商故
昂其直民數負誅有司督責嚴幾不堪命花馬池地近
而鹽美直賤人便食數上書當途請更之議格不行小
人高其誼君子避其言昔魏賜崔浩水晶鹽曰味卿言

如此豈不信哉壬癸之間歲大旱九穀不登赴訴陳直指直指爲之感額顧倉無見穀柰何對曰郡藏有軍需餘金可市粟也直指喜用其計得粟萬斛爲糜食餓者全活累數千人其子舜典病且殆夢有人持藥飲之卽差里閉轉相告陰德之報也邑令俞不善事上官上官怒而重誣之逮問久不解爲牽父老婦孺泣而白當路俞得還處士名由此日起所游涉四方親疎久近待之如一山川城市人情物理數十年後臆舉指數秩然有次第或就而問之曰此可作圖經策事成敗卜天雨霽往往奇中人號之曰仙郡縉紳大夫周吳峯曹鹿岡李

夏泉之屬折節與交卽有所屬竭知畢力或於義不可輒固爭無諱始不相入久乃知其恟悞卒無怨者嘗晨起不告家人所往夜漏具盡乃歸問之曰某氏子有違言交構持不決吾爲平之脣燥矣幸而集其子曰所以爲人則得矣所以自爲無乃過乎曰吾樂此不知疲也家所有與人言無隱卽貴重物求者無不應故家具十九在外而身或就窘人嘲其愚則笑曰人壽幾何吾安能長守無失人失之人得之在彼猶在此也夫守錢虜爲子孫計子孫賢何須於我子孫愚不肖是貽之禍耳最敬禮儒生爲子擇名師益友與之處歲時饋遺必腆

朝暮見或遇諸塗僂僂爲恭子舜典學成舉於鄉初佞
佛晚乃精研理學與御史馮仲好往覆論難務在行踐
其言仲好語人今之關西張子厚也舊史氏曰余聞之
羅大經自文籍旣生學者何可不讀書欲學聖賢者舍
書奚以哉然而士風日陋人才歲衰學校所講逢掖所
談幾若屠兒之禮佛俠邪之讀禮是可嘆也張處士行
事有儒生所不逮或惜其不讀書余謂惟不讀書故能
爾嗟乎讀書人視此當自訟自勗哉

西市愚人小傳

西市愚人者余宗人長春所自署也家於市之西人因

號之西愚愚人里有田連阡陌而爲租挈所苦胥史責
進鷄犬騷繹遂不敢名一畝田而課其婦與女奴織所
以養父母供祭祀賓客周鄉黨鄰里靡不取給焉大宗
祠有酎金宗子歲簡宗人息之愚人當受事則舉而實
之缶藏之地下至期出其家所奇羨爲子錢入之宗子
不失黍稷不爽須臾宗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嘗
賈楚同舟者病卒愚人爲布被斂之爲柩載之歸其橐
中一櫛一簪必籍記之華冠敝履無所遺失舟人竊笑
之愚人行之自如也其賈不二價不逐時貴賤賴天幸
不乏賈人竊笑之愚人行之自如也事親下氣柔聲卽

譙訶亦承以歡色兄弟白首無間言女弟適羅球無何
球行賈久而不歸愚人衣食之終其身卒爲節婦載羅
文恭公傳中愚人老授政二子伯爲儒仲爲賈儒以德
表正其鄉賈以財振人之不贍事多咨愚人愚人無可
無不可仰視而已里人到今以爲口實焉舊史氏曰古
有兩愚公其一見列子其一見劉中壘說苑以爲寓言
耳今以吾宗人徵之宇宙大矣何所不有邴原不云乎
人各有志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
愚耶夫愚人者東家丘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

胡祈年傳

胡祈年字安成歙人也父鑰字仲魚家世累千金斥以
結客久之食貧矣祈年短小精悍耻下人稍長好學涉
獵經史大義更折節爲恭儉至其重然諾赴急難父不
得而子也初與伯兄共業儒貧不能行脩脯則身賈金
陵收其息佐兄復以折閱罷客謂祈年何不爲里塾師
取月奉自飽祈年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往教而得食
與嗟來何殊有死而已客聞之遣其二子師祈年祈年
抗顏爲師不少假貸里人相率以子弟從者數十人稟
餉稍羨悉畀伯兄伯兄業大成會歲數饑釜米千錢已
大疫弟子俱散歸祈年妻與兄之妻若子俱死又兩從

王母病且死祈年拮据葬死者而療病者或曰君不畏
疫中人耶祈年曰詩有之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骨肉至
戚坐視而莫救無禮孰大焉病者卒起祈年亦無所染
人以此逾異之母同產弟妻死祈年爲置後妻媒妁從
容間語安成有鰥在下何爲舍已從人祈年曰舅且艾
吾於禮猶未應有室姑徐徐云爾祈年善古篆晚遇異
人授以刻玉方刻最工汪司馬伯玉有國工司契之目
焉大梁諸宗人慕其法延致祈年祈年治業益精冀以
顯名常執勞廢寢食因病消渴亟買舟還歛道卒年二
十有七祈年所知交多賢豪長者於鄉則汪司馬昆弟

山人胡茂承王仲房方仲美汪永叔太學方嗣宗潘景
升於楚則丘謙之於閩則余宗漢其最著者云論曰昔
弓父畢精於筋角蔡中郎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灑削薄
技郅氏鼎食太史公津津道之祈年工刻玉終窶天死
惜夫以彼其藝自足有聞於世況夫孳孳行義如不及
貧不降志者哉

周應龍傳

周應龍其先吳錫山人徙蜀廣安已徙楚鄂五十年矣
尚蜀音余定以爲蜀人云嘗遊太學仕典客以方術事
世宗無何罷歸至峽而舟覆家口無一得脫僅以身免

賣藥自給坐是寡欲益習養生家言逢異人從之道襄陽凡十二年復娶婦生二子十年婦死以其子託所親而獨遊金陵三年歸室中水蕩其貲僅以二子免爲之委禽其長子婦兄亦典客也其仲子婦翁蓋王之館甥隨州謝明府者善應龍子其長子教之業有緒則游池陽燕市二年鄂人訛言應龍死而仲子婦翁與其婦亦死謝明年邁大獄舉室鳥獸散長子偕一僕市筆鄂將依仲子忽皆不知所往應龍歸聞於官官爲捕逮畧子女以百數復給過所俾自索之歷數千里卒無所得再游金陵而閩人有乞爲應龍養子者攜之歸至潯陽司

關黃民部母喪明應龍治之如初以百金爲壽養子竊負而逃自是貧矣聞長子在桂林走桂林往見之子久與猺獯居性羯羴不可化誨遂罷正游金陵問其故人楊翁翁已卒其子元素兄弟識之因以見余時年九十有四面如童子齒髮更生行不扶杖篝燈作細字叩其枕中方尋常藥物耳笑曰久當驗不可口舌爭也垂三十年遭養子廣陵則已稱山人見應龍踉蹌無地應龍一笑而罷座客讚嘆相屬或以應龍故木客擁高貲有黃白御女術固問之不應貴趨賤富趨貧有妻子而卒鰥獨無憂生之嗟遠遊萬里不言勞不立詭異跡李少

君古強之屬能爲而能不爲也其人固長者哉舊史氏曰先大夫蓋與應龍生同年墓三十宿草矣見似目瞿余未嘗不淚承睫也爲括其大致著於篇

姚節俠家傳

姚節俠名文鸞莆田人也高王父五秀以長者稱王父體瑞爲寧王筦庫生緒緒四子節俠最少比生父亡五月矣嘗同諸兄弟徵租得兩鍰甫出門失之不顧用鹽鹽起時有奇羨里曾某者長八尺頭如斗豪其鄉節俠不爲下會邑中倭緣間以將掩取節俠於別墅而殲之節俠覺走免乃掠其家并仲兄去已復率衆來襲節俠伏

橋下禽之因得仲兄抵去友人友人內間道逃歸出東門顧見饑者載與居予之貲饑者旣饒斬人談其微時事知曾某修卻未已兩人比而遠之獄久乃解則逐諸少年游樗蒲一擲得百千再擲失百萬窘矣家有藏書四壁圖名山水諸兄新寧公喜曰此吾家宗少文諸跡弛之士聞其聲爭交驩時過從置酒高會至貴人則辟不見鄭初者狂而善古文辭游無資斧爲質于錢家助裝柯某負課繫縲繼中家遠不能供食使人日往食之不告姓名市猾中羣從於郡司馬司馬怒予杖節俠闌入爲白所以得脫林某兄弟相尤疑弟與節俠善或扇

煬之一夕方與弟語兄跡之聞其責弟不善事兄也兄感泣而拜兩人釋憾如初人以此益附焉贊其施飲其德聽其解紛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矣修先世譜牒封樹墓域而勒石識之力復高王父墓田蝕於寺僧者居恒無疾疾亦不藥忽自言四月十有三日吾當與人世長辭至期果卒卒而陳某道逢之驚仆地林某病狂易大呼姚節俠責我自怨自艾乃已子鼎梅客青州別其父鬢髮也蒼頭夢見父入齊促鼎梅歸則須麋盡白矣已而季弟以訃來訊其狀良然鼎梅以爲尸解而私謚之節俠云舊史氏曰太史去稱閭巷之狹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扞當時之文罔雖行不軌於正義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姚生儕其父于朱家季布之屬蓋有足多者焉獨沒後數見形語近怪子產不云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爲淫厲況生平自喜爲俠甚者哉故不足異也

胡處士家傳

胡處士汝順字直方歙大塘人也宋太史呂公裔明初有從姑適胡者遂姓其姓云直方少聰警動靜云爲與凡兒不侔蝸髻就外傳學所涉覽卽強記又最勤鷄鳴而起夜分而罷誦聲徹戶外爲舉子業有思理衆皆稱

善獨試郡邑輒不售其偶才下顧先游鄉牧嘆曰每見
直方赧然自失鉛刀爲銛莫邪爲鈍世事類此矣會親
老甘毳有缺意不無少望遂謝去故業曰端木氏曾不
以貨殖貶儒奚必青衿乃稱丈夫耶攜其裝賈和陽淮
海間知如炙輶謀如審括往必中三年得倍稱之息自
是養親極物盡志底豫終其身性好客客滿座宴飲無
虛日與士言士與農言農與工商言工商遠引博喻意
指綢繆雜以諧謔聽者無不快心已而命酒不醉無歸
而子光吉長矣授之以事奉身而退爲園月潭之上有
鹿來遊因取王右丞鹿柴名之池有魚圃有果蔬宅有

鷄豚壘石爲山冠之以亭諸臺榭皆具石床鬆几清簟
疎簾事事雅飭閒居焚香鼓琴染翰理詠或徒步而出
與耕釣樵牧相隨行爲樂見鄰叟野老談說往昔媿媿
不休籃輦蠟屐登高望遠興盡後返客至則壺矢弈棊
嘯歌互荅夜以繼日曾不欠伸蓋雖嬰疾未嘗有愠憤
之色焉生平篤於天倫有遠祖久客死者昇以歸卜地
而葬之一切經費不煩諸父母弟三人蚤世無後棺斂
必豐從弟子貧糊口四方以資斥召之來爲之受室姻
戚里黨朋舊知識所衣食凍餒解構爭閱脫罪罟焚逋
券甚衆邑大夫以禮賓于鄉及奉詔具三老有秩嗇夫

之服皆不受卒之日哭臨者噎路炙鷄絮酒千里命駕
學士大夫誅挽之凡數十人舊史氏曰司馬子長傳貨
殖言富人與千戶侯等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又言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夫貨
殖而身有處士之義寔難如胡直方可當此品矣

汪處士家傳

汪處士道斐字文忠蓋唐越國世子廣祐王某之裔世
家水南里數十傳爲處士父世榮世榮娶于程生子道
輔道彌繼以萬生子道斌與處士孕時命卜而得鸛鷓
及生犀角豐盈能解人意羈貫受書質疑師友不休父

賈池陽以心計佐父業漸起已治維揚鹽筴衆稚之間
有所計畫出人意料衆驚誰夙知而暮成見之此君矣
業因大起念其父造家勞與婦約閫以外有貽父母憂
者責在余閫以內有拂翁姑心者責在婦以故父母術
衍飲食致足樂也親卒悲號見者墮淚仲兄早死鞠育
遺孤鉞與其子俱爲諸生其奉戴處士不啻所生然賈
人旣以貲豪多所陵折處士慮以下人有唾面自甘之
風諸鬩闔不息婚嫁不舉饑寒不收殮塋不具者悉爲
經紀南山河漲善溺人舟筏橋梁先時戒備行旅誦德
焉祝明府造講堂邵太常建學宮巽峰首輸金錢以應

而自御則麤糲繒褐終身不易恒掩扉獨處一室不樂見貴人人或慕之與締交亦歡洽如故前後邑令高其行禮爲鄉賓衆曰德舉無間然者歛左司馬碗右司馬兩汪公皆宗老最矜契夫有所合之也四子伯以慷慨名仲以端慤名季以儒雅名叔蚤死而其子風氣日上諸孫若曾孫皆穎秀命季之子爲伯後兄弟怡怡如也乃營別館聘名士爲師而身課之暇則偕父老命酒漸溪上歡言竟日臨溪顧影而嘆沁我五內者其此水乎所爲號愛溪也踰七十有嬰兒色微示疾而終舊史氏曰余不識處士而識其伯子鑣季子鉞之友邵仲魯仲魯稱處士生平如是復以施駕部所爲墓志示之駕部嘗令其邑察舉鄉三老有行誼者表厥宅里處士與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可傳也

李長公家傳

李長公名世賢字聖甫嘗拜臬司從事不就故人稱長公其先唐宗人避黃巢亂居歛初遷界田再遷婺嚴田三遷環田三田李氏之望甲郡中長公少有大志業儒不竟爲功曹文無害脫公帑失出誣而坐法者人高其義念父苦治生棄去從諸父賈雲間白下心計過人已治鹽筴貨荆楚數爲上官陳便寫上官善之使領袖其

曹偶旣念遠涉江湖風波不可知具白諸父休矣請就姑孰業日益饒與其士大夫賢豪長者遊擁篲爲恭投轄盡歡于是李長公聲甚著侍父疾食與藥必嘗而進沒而慟絕數四乃起事母亦如之先世未歸於土以爲大戚殫力供相冢者得五城西坑源陳村而兆諸從欲以其親祔陳村曰族塋自古禮何擇焉配陳孺人代居子舍持家秉有功其塋也虛左以志同穴之信而拓前人基建懷德堂朝陽樓又拓鍾山居地廣五之壯麗十之朱元介宗伯顏其堂慶遠汪司空程文學爲記教諸子母近囂塵得石橋巖已復有環翠山房竹林精舍延

名師友爲興賢會貧士取給焉里南文昌廟果言非互更而新之三田族衍爲環田譜延宿儒覈實而劾宗祠置籍以示久遠率作興事且寢乾沒者謀有蕩子携其婦自鬻公畜爲兒食母戒之曰若改行尚期一會三年來見大自媿恨還其婦居恒以讓和二言諄諄語子果能此道優於天下何有於一家最恥佞佛疾篤或以請俯首謝而不答年踰老有詔賜高年爵里人以其名上授前官卒不赴舊史氏曰班孟堅稱漢得人若卜式弘羊衛青日磾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余觀李長公爲吏爲賈以丘壑終身其生平行事有學士家所不逮得

人如是何必仕宦又何必論漢哉

汪子章傳

汪仲子子章唐越國公裔也家邑之南市其父廷威有處士之行義生子章愛其慧謂可亢宗甫受學塾師父卒哭而毀從伯兄治生亡何兄卒猶子稚不習事集宗老出兄故籍析爲二而共息之有間之丘嫂者是將不利于孺子子章念欲委之則孤寡立待盡耳語丘嫂計兩孤應得息如千歲歲入之不者有如日丘嫂感悟收倍稱息頃之丘嫂亦卒兩孤泣曰叔父吾父母也敢有二心子章更捐所有爲之受室而周其日用經費兩孤

得以贏羨游太學成名是時子章母無恙慰勞子章兒成兄之子使若父若兄目瞑地下老婦藉手以報若父幸甚母病累月不脫衣而侍醫藥禱祠唯力是視母乃瘳有子二人教以義方旣富益好行德餽飢衣寒弔死問喪掩骼埋胔貸不責償鬪必解搆有父死而其母棄之更嫁者聞呱呱而泣收育之旣長祠其父則必祝子章父一而已吾乃有二子章疾棘屬其子善事我母如我爲孤子時而已邑令采其行書邑乘善人中何太史千想善奉常爲銘金中丞爲狀具矣舊史氏曰司馬子長爲貨殖游俠立傳班氏因之范氏去之而增獨行逸

目獨大夫敏而佳蔡公爲書院收吳士雋者肄習之大
夫輒居首遂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知裕州以勸學爲
首務朔望進諸生論說經義諸生寡所聞見出其篋中
書視之旁邑皆來受學經承爲文者斐然有致光山劉
學會南陽朱誥其尤也故事州諸貨出入有稅稅多輸
府上書請罷之以此見忤中蜚語謫廣東鹽運司提舉
吏牘希簡日與諸生論學屬文衆十倍裕矣已擢知興
國州其治一如裕州吳明卿先生以文章名而廣右張
羽王左遷州倅三人相得甚歡也州故永興縣地已升
爲府又改州州城積土爲之西阻山三面濱湖久之城

圯盜乘間抄掠無寧歲與二公定策奏記兩臺請於朝
發貢金三千有奇擇里父老可任者畫界里而栽數行
視率作持酒脯勞勞者扶其惰者不踰時而城成至今
爲永利焉州貧民鬻田畜者卽爲隸農而竄其賦於單
孱籍中坐無孑遺耗矣爲覈其籍賦隨田出民乃蘇隣
邑瑞昌爲賊所侵賊首則州人柯氏所居綰轂州邑境
而負固莫敢誰何立保甲法檢察之禁人無敢入銀山
盜採必寘之法賊無所避匿應時解散擢同知襄陽府
職在清尺藉伍符逃亡影賴若屯田經界不明租挈失
實者秩然一新矣郡有二橋一曰延生以襄濱漢水漲

人家負戶而汲懸釜而炊莫必其命獨此可趨陸一日南門自楚達滇蜀孔道也行者病涉稽臯乃以月俸繕而新之太守吳公暴卒子幼經紀其喪甚備攝行守事事迎刃而解而部使者時檄案行旁郡甄別吏治咨問土宜民風所建白興除利害一一中窾會三入闈校士得人如郭正域舒弘緒梅國樓兄弟悉楚之望也程式文多所裁撰膾炙博士家口五年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而以卑濕浸淫致疾歎曰吾折腰下走十餘年遷爲郎昂首信眉幸矣奈二親老何陳情歸侍養還舟爲風所中疾大作歸七年疾滋甚遂卒配陸宜人前侍御公

瑚女孫事舅姑謹母家貽一算器食必先奉舅姑聽其所與而後敢受其餘大夫之官裕州宜人初字之屏舅姑命之壽孫而留諸家爲膝下娛比還以之翰見舅姑復命之福孫而仍令宜人從夫之粵之楚曰吾兩人以孫爲壽若夫婦在官宜思福所由享宜人朝夕沐浴其言楚粵飲食吳人不相中宜人執中饋不委手鼎餼致味精好賓客讌集怪其得未曾有大夫沒哀不欲生旣而翻然先君子以父母在目不瞑未亡人何敢忘已又哭舅則曰姑年先矣相依爲命吾以此報先君子會將稱壽于姑身治具無病而忽卒姑太慟何奪我孝婦後

六年亦卒侍御父子不祿家中落爲伯兄嫁女如已女而屬其子歲給粟贍之曰吾非私外家若兄弟于舅氏不宜寡恩也奉佛蔬素終身而戒女巫無入門臧獲千指授職考成無不黽勉然善體其私大夫居官舍子舍含章從事所裨益爲多子之屏之翰皆佳公子也舊史氏曰大夫蓋余所進士也其子婦翁王太常敬美敬美兄司寇元美昵就余爲稱說大夫行事甚詳仕楚兩政十許年楚學士大夫誦之謬以余爲知人今所論次如右鄉人之善者好之非無徵不信矣

張贈公陳安人家傳

張公名守化字可化晉江人也先世自固始徙清溪再徙晉江有鄉進士仕應天教授者曰寬養親以孝聞郡邑表其里曰翀霄因稱翀霄張氏寬子天眷天眷三子長良寶以子郡守志選封主事良寶母弟文郁文郁子志立俱有隱德爲鄉祭酒志立娶于黃生公仲子也少事父母如成人色愉容婉而將之以敬甫十歲父卒泣語其兄貧無以爲養無更有遺憾于大事所爲調棺斂甚具寢苦枕塊哭靈床前念母乳乳也朝暮上食俟母寢而後退十七歲學成里人來受業月有修脯伯兄亦補郡功曹斗食有秩兄弟饋粥而養母則豐母病侍不

解衣者六月及卒哀滋甚挫其產治喪經術日通明弟
子日進家具差給而倭亂作矣兄被虜賊索金爲贖公
涕泣將往贖兄其宗人慰之曰若未有子而以肉投虎
口與兄俱死耳不爲先人餒鬼卹耶公曰坐視兄死賊
而不救不名爲人卽有子天必不佑人孰無死與兄併
命且樂爲之傾其橐及陳安人簪珥赴賊宗人竊笑之
不顧居恒嚴事漢壽亭侯禱而以其香爐束而戴之以
行逢他盜褫其衣索金亡有也忽有異香從空下私念
此關侯訶護我矣盜去達兄所見賊哭而陳孤苦狀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抱兄而啼賊哀憐之曰孰有弟愛其

兄若此者乎受其贖直之半而縱之行未三里許官兵
攻破賊被虜者多死公兄弟生還宗人駭相告是非直
兄弟友愛能動神明也其父故嘗生族弟于疫全王叔
母節以活其諸孤宜得此報于若子矣復授業濱海柯
坑寺有逸賊百餘走寺中鄉兵追及之遁走野老叩扉
見公方臥大驚而指示之曰門外荷甬者尸裂矣公乃
裹餘廩歸兵後凶荒以其廩糶糶價平度可以供八口
食則以舖道之啼饑者已而兄病問醫古雷山足爲重
繭會淫雨水幾沒身適得巨木以濟兄病力呼天而祝
曰生不能報仲報之地下耳時公已舉伯子維樞復舉

仲子維機因以爲兄後公平居言訥若不出口而談古人忠孝大節矜奮慷慨思與并驅弱若不勝衣而爲王父治墓與諸傭畚築比健少年或引爲俠邪之遊謝絕不往雖深夜必衣冠呼二子侍每誦明道教人靜坐溫公可與天知語反覆訓之於兄弟行若貫齋和齋者皆以行誼相推重里人稱之曰古有張仲孝友今張仲豈必減古人哉陳安人父曰梅嶺翁倜儻不拘竒公于童稚而以女字之公母病困見公之朝夕于側也謂公兄吾不見仲子婦目不瞑遂以安人歸從其妣楊事姑甚謹姑久病妣奉侍累年無倦宗人行吾公所爲傳孝婦

者也得安人而小番休無何姑卒二婦帷堂而哭不絕聲遠近聞者愴然悲之妣死安人持門盡瘁而哀繼妣林之寡也衣食慰藉之陳翁媪老而貧贍之終身公嘗語二子贖兄之役微而母奩資不可就婦人恒昵其夫矧其夫未有子而冒萬死一生以求全其兄于不可知之地乎而母從史我無二心異哉女而大丈夫矣教二子嚴恒以午夜爲限小懈訶詰之蓋公爲里人師時居塾而以二子屬安人安人督課二子猶公之督課其弟子也二子奏其文當公意公以示諸先達曰孺子可教也歸而告安人乃爲解頤皆及見伯子舉于鄉而卒伯

子名維樞舉進士仕義烏令擢刑部郎今守湖州贈公如其官仲子維機兄弟文章政事風節知名于時舊史氏曰張贈公免兄于賊略與王琳趙孝倪萌輩同號爲難能余獨謂所最難在陳安人之贊之也彼牛弘李克繆彤非不友于兄弟幾奪彼婦之口豈其居恒勉強爲善容有未切至感動人心者耶贈公不言而喻如響答桴吾無間然矣

鄭次公郎孺人家傳

鄭次公名炳字文輝錢塘吳山里人也以判太倉州事人稱太倉公六歲而同其兄燁受易爲舉子業有緒矣

其父母慮之曰力田不足供兩子師贄伯也儒家仲也法家祿以代耕儒不若法之捷也十六爲藩掾十八從臺使數將命周遊浙東西吳楚齊魯韓魏燕趙之域所至采風謠得民情僞利病與所宜興革心識之不忘有問對如指掌三十除粵東衛叅軍上官知其能委攝大邑決大獄名出諸長吏上新寧盜魁梁仕興負固而時行掠旁境桴鼓不絕聲率毅弩士百人潛抵穴中仕興出鬪公拔劍先登士鼓噪從之生致仕興詣幕府嘗語人我夜入禽仕興曾不知懼旣俘走高山深谷茂林叢薄中乃覺戰悸昔人所謂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有生之

樂無死之心故也歲饑發賑同事者計道里名氏置籍
饑人不能待多死公令人持錢穀各騎而從凡有饑色
輕重施之更不誰何全活甚衆臺司令諸部悉踵公式
而掩道殮爲高冢纍纍相望有隄在南海界中下流則
三水田堤潰相仗莫適誰治以屬公公集其人諭之地
界在南海南海具人徒田在三水三水具餼糧木石二
邑人服從尅日堤成爭持牛酒勞公請著爲令示久遠
材官席氏無子而所養子欲襲其位夜奉一匱金爲壽
公呵之子可養官不可世三尺法在誰敢者諸臺察廉
數薦于朝而有倉之擢職在謹正鹽策里豪私煮海

吏以薦賄寬之公嚴絕賄路捕而正法鹽政一清視崑
山篆其治粟丞老遲鈍不及事准帥取粟無以應械丞
去公追至境呵帥止若受檄徵粟不徵丞而擅繫天子
命吏乎帥面赤口噤舍丞去公亟上書條帥罪狀而召
邑人語之以若等逋公裸辱及丞卽再至吾不能爲若
地矣邑人頓首謝不敏乘夜輸粟百廩詰朝趣帥取粟
而部使者已督過帥帥恐命其下受粟去有巨室子弟
殺人行千金丐未減公不可竟賂大吏以免公喟然太
息法之不行迺自上始下將安倣煙視媚行影附響承
爲妾婦態事人非傲骨所任也謝篆而歸而會與州大

夫之郡舟覆身居水中大夫令人鑿舟出之更衣爲詩
謝大夫大夫竒之曰君神定乃爾卽當大事無逾君公
對曰某未冠而奔走四方所經豺虎鸚魅地萬里幸不
死今幾爲水伯所苦老母在爲人子者道不徑舟不游
之謂何而重貽其憂遂乞歸養諸臺留之百方不易也
斂金錢爲辦裝辭不受獨受祿九十金以還母怪其裝
薄列筭于庭而啓之敗絮裂繒而已爲之大噓初公父
省公京師至河西而疾作公聞馳至則卒且斂矣頭觸
棺欲死者三七日不食所知慰之若死誰與父喪歸旣
歸廬墓三年每忌日或譚及未嘗不悶絕逆嘔也自太

倉罷築室吳山下壘石假山蒔花樹而菊爲最盛奉母
居其中伯兄舉于鄉累官安慶丞謝事過從則身掃除
上食鎮日無惰容佳辰命童子持果蔬茗酪選勝兩峰
六橋間樂而相和歌也公元配丁孺人生子之翰已娶
于金而天無子公之母以爲戚公乃悟子早晚有無不
可知母之齒莫矣而以是傷其歡可乎遽雪涕從母命
以郎孺人繼筮得大過之頤爲枯楊生華猶豫不定再
筮得蒙之剝爲子克家乃委禽而夢之神君所下拜獲
圭懷之壁門榜數十人之翰在焉已削之而易之惠覺
而語孺人是其子徵乎吾鄉也嘗夢入名園蘭二本高

際天以其一歸神今又告之矣之惠生遂以名孺人故
羸劣而以丁孺人之賸李乳之公得子晚不孰何之惠
孺人顧操之嚴小過予杖公不悅也孺人告公政以公
晚得子不患不愛患不教耳五歲不令窺外戶偶過鄰
家鄰家媪啖以糕果孺人叱之小子無志分食嗟來食
耶急擲出訓息女居樓上執女紅家人不識其面今嫁
爲徐氏婦老矣言不出閭廩廩有母之令範焉其撫丁
孺人子女則以愛勝之翰以身殉婦公怒不欲收孺人
諷之乃成喪其事姑一羹一脯必以姑命方具伯兄析
箸而母留公家什九則孺人佐公爲養適其意也母忽

有嗛于李命公逐之李事母殊謹而之惠復不可旦夕
離公錮李一室中穴壁與之食三年不一顧已而母體
不安悔曰李在我寧至是公呼李出見母大喜過之彌
厚伯兄卒一年而母卒公垂七十哭兄母過哀遂有心
疾免喪疾小瘳語之惠曰吾壯時覩事有不平輒憤喪
子輒作惡今老於世無所短長雖事汝大父日短而事
母事兄六十餘年汝復有子何自苦爲編席爲龕跌跏
調息體力陟健則居小樓置三教書數種與故友棊酒
談諧極歡乃已食多蔬素噉粥可十堰髭鬚脫盡更生
或策扶老之湖山間人望之若仙之惠九試不第則曰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夫何愠焉卒之前三日覺熱氣蒸
肩背浮眉睫間息止于胸子孫環視目不留盼默不一
言端臥而瞑公旁通九流而一歸之儒曰世有儒猶人
有心心爲主則耳目手足咸作使心無主則耳目手足
咸作難儒道明而百家衆技皆可備驅策矣在粵造陳
白沙先生之廬得其遺集錄而諷之繕學宮理學田之
沒其籍者以興化條造多士時詣湛甘泉先生所質疑
問難在吳逢王龍溪先生虎丘談三日夜方別平生不
侵然諾而嫉惡不嫌面數卒無藏怒宿怨薦紳大夫以
耆德尊禮之少年視官府蔑如而嚴憚公遭于路迂迴

避之所著養生內外篇各一卷吳山里人日記二十卷
雜詩銘贊一卷年八十有九之惠字孔肩文行聲籍甚
東南子弟出其門成名者甚衆舊史氏曰漢世公卿大
夫或以儒或以吏進未嘗有重輕而曹掾書史馭吏亭
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之屬儒生亦爲之名臣如黃霸
薛宣朱邑丙吉龔勝尹翁歸輩不勝數其後士與吏分
途吏治文書給使令不得與士伍故丁邨恥以孝廉補
尚書郎令史抗詔不就張玄素以流外得官天子問之
面如死灰足不能步至于今益簡賤矣鄭仲公以儒爲
吏吏跡多可稱假令竟其用寧在西京諸人下然甫強

仕念母老去官爲兄孝廉郡丞難弟年躋大耋不以生死動心豈易及哉其言儒可以使百家衆技爲我用富哉言乎不以儒成名斯爲深于儒者也

程上林吳李兩孺人家傳

上林苑丞程公名敬嚴字純一晉太守元潭之後也父鈞母汪孺人舉四子公爲仲公少學六甲五方書計事了如素習垂髫益好學旁通百氏尤善臨池之技父故中賈廢居居邑而食指繁家無贏餘兩弟幼不忍其父服勞也代之收不讎與欲得財入倍增于往俯仰多所拾取父大喜天俟我以老在是子矣盡以業屬公則之

淮陰受鹽策擇人任時遂致鉅萬諸賈人推爲祭酒臺使者時召公語之微言其應若響應聲歎曰儒生故自不凡而以其貲與弟均之里俗薄庶子季弟庶出也公無少異父語諸子是皆而兄所經營若輩坐而食之宜有以酬兄衆皆諾公固辭不受而置義田食宗人貧者從子賴公而有家其卒也以五孤爲託公庇之沒身有弟貸百金不能償更予之不收責或負數百金主計者欲訟之官公曰是非負我值數竒耳何訟爲舅氏賈汴而舟覆詣公于淮公爲感然資之如其所失闈人辜權以諸商爲竒貨諸商恐闈匿公以義折闈辭氣俱奮闈

爲動容臺使聞之稱善或整其季弟則以身擁護損橐
裝居間三年不遑寧處季弟得無恙而怨家亦解富民
土木被文繡犬馬餘肉粟比比而是公所居室衣服食
飲無異寒素嘗言商通難致之貨工作無用之器者欲
不制僭差亡極當速盡耳作法于涼吾猶恐其奢也徒
步行或百里人嘲其陋公曰緩步當車古之人有行之
者吾性所安也禮名師督誨諸子而時以古人善敗之
跡示爲法戒病革命仲子掃除正寢而詔諸子曰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同心努力長久之道也諸子泣搗手曰
死生猶晝夜誰免此者知者以彭祖爲夭殤子爲壽勇

者白刃可蹈甘鼎鑊如飴吾年踰五十不爲天家人產
豐潤身沾一命男女子孫女二十許人夫何戚焉元配
吳孺人溪南名家女笄而歸公鷄鳴起從公問尊章安
否治具以進俟餒而後退并白澣濯事無所不親奉賓
祭課臧獲手口并作午夜不休大布厚繒無薰澤之飾
諸後先婚姻家餽問相屬于道族子姓與公共事者瞻
察饑寒尤備所贊公施予不可勝計以數產病亟請于
公徼天之幸有二男一女莫能觀其成也其置副室之
賢者吾及見之而瞑公未諾乃謀之母黨博訪良家而
得李孺人入門始告公公謹謝之若爲吾宗祏計幸甚

而李孺人果憐愛子女孺人卽安然病不可爲矣歲所卒伯子開祚九歲仲子開祐六歲女五歲李孺人撫而啼女君之賢也而使子女謂他人母乎妾則何敢負死者其視子女倍敦已乳三子不以其子敵女君之子營辦婚嫁禮文豐腆鄉人稱不容口已他姬復有子子之如已子伯子卒哭之哀更女其女至於今三子以家督事仲兄惟謹叔子欲傳公與適母而仲子不可弟之母遇我有恩魚菽之祭余母未嘗獨享吾何忍沒庶母之賢令母氏知人之明不彰其以兩母並紀且徵先君子能齊家也仲子字仲秩爲大官丞叔子名開社字方叔爲太學生八子類荀氏而孝友不忝所生舊史氏曰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夫親之視其子賢不肖一耳有弟而兄啼於是乎啓闔牆之釁彼其親能晏然乎未有兄弟不友而可言孝者上林公友于兄弟以順其親其子則而象之伉儷與小妻咸有一德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汪明經黃孺人家傳

汪明經公良格欵人也始祖越國公子孫其麗不億而公之先秘書丞叔敖自唐模徙潛川累世名貴人十五傳爲福裕福裕生化以工臨池著聲化生恩有孝弟行

公其伯子也公生而慧敏誦書日可千言處士黃公異其眉宇瞻矚以女妻之是爲黃孺人公弱冠游鄉校學良苦孺人具羹脯漿茗寒暖因時而給膏火丙夜不輟學旣進狹小其師是何加于我走之吳門師故少宰徐公徐公竒之語人此後來之彥也徐公如京師則師憲副錢公憲副以宦減產公就養無方尋以高第食廩矣至京兆試輒見詘公竊自疑夫耳食而膚受者取一第如拾地芥吾深詣博蓄顧數被放何也孺人慰之曰力田不如逢年士遇合有時耳平津侯豈不數困厄哉而晚乃以功名自見君復何憂會其父客遊京師之河西務得弱疾公聞而馳往視之裂衣裳裹足足重繭不休息至則父不堪矣皇皇延醫殫諸家之技禱于神以身代卒不起蓋累月而公之病且類父則呼天而泣血曰趙至小子耳讀書聞父叱耕牛聲傷未能養而使親勞也吾今壯備博子弟子員不能使父無遠遊罪通天矣旣而曰母在吾何敢死匍匐奉柩東還號咷不絕聲執紼而歌斥苦者爲之落淚父所貸人錢貨不能償者焚其券曰吾非以父市德不敢以父市怨也歸而虞傷母心與婦承歡養志彌謹母後父十二歲而卒哀悴不可辯識幾成死孝督學使者李公都試士以公爲首已舉

優行復首公李公喜曰士文行不相符久矣今得子而士益重異日爲名儒名臣勗哉其後復再舉首而獨不能登賢書然無所介懷益篤志好古績學敦行四方士執贄爲門弟子數十百人而未嘗謁有司里之顯者愛其名刺不與通邵守錢公重公數過存陰使二生以百金爲公壽令居閒公麾之去往報謁守卒無一言守遣吏從公具以情告卒不受其勵操如此公久次當貢而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病遂革矣力不任行有司白督學陳公旌其門賜服與博士等三月而卒孺人侍疾忘食忘寢夜則顙天曰吾夫子生平可與天知天胡不佑

脫可代也妾請先已懼非公所樂聞強起爲公治後事而語諸子而父賚志沒以所不盡貽後人聞之而父國有六職士農工商比于公卿大夫量力而任之無忝所生而母樂從而父遊矣後公一月卒公在吳吳沈從吾者服慕公置酒禮之上座盡歡沈後貧怨家螫之昆季下吏飲章沈且死故交無爲地者公曰沈生遘禍天下無復好客者矣陰爲之地以免不令沈知也沈後得狀歎曰生平肝膽相許者安在汪君塗遇卒覲而令我出一生萬死中古節俠何以尚焉吳人稱公俠甚著公三子德克德完德方世其家孺人教子有鳴鳩均一之愛

治家有谷風黽勉之勤佐夫有雞鳴儆戒雜佩贈遺之義要之皆公所刑于也舊史氏曰司馬子長引韓子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比儒于俠業已非倫亂法安得儒犯禁安得俠汪明經恂恂儒生耳仁者無不愛也施由親始明經篤于親其全沈君善推所爲而已名之曰俠豈惟不知儒亦俠士不伐其德不居其名者所羞也

吳太學程孺人家傳

太學吳繼良字君遂休寧商山里人也其先爲唐左臺御史少微歷數十傳爲理問瀾是生君兒時昂昂若野

鶴之在鷄羣晨起必謁拜父而後卽事出面反告造次不失尺寸父竒之弱冠游太學亡何母畢孺人卒哭而垂絕者數四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爲像事焉有禱輒應其後室火而像燬縞素三日哭父客攜李而病君聞匍匐數百里一宿至猶及奉訣以喪歸宗老言俗忌外喪不返內君持不可禮不云乎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夫非晉卿之室耶識者韙其言方是時季弟繼謨稚而君字之比析箸田宅美好者恣所取仲弟繼俊病而日夕存問醫藥之其沒也哭之哀事其母如母子其子如子君疾革而猶屬諸子余所不忘者而仲父遺孤

諸子諾而君甫瞑也家故素封暨君益饒而孜孜好行其德請于父歲以三百緡周宗之窶者君爲政所待舉火可數十百人宗祠圯撤而新之諸父兄子弟受成而已間右有隙壤爲厦百餘間區分之號曰孝友睦姻任卹以授宗人無居者宗人無失所矣推而及婚姻或四喪不舉爲經營之立就婚姻緩急有賴矣推而及隣首廣郡邑學田以食諸生有鬻女而苦其主之虐不能贖者爲贖之有負子錢而欲粥子者爲代之有良家以女內君傷其貧也贈之金而郤之女復爲人奴復償之金而歸之有身請爲奴久而思歸者焚其券還之隣人載

德矣推而及四方嘗游金陵悲長繫者之無聊也人以三百錢畀之坐罰不任罰者助之游雲間攜李所見亦如之戊巳之間大侵民饑且疫設粥食之治藥藥之死者斂而瘞之棄兒于道者收之所全活初歲五千人更一歲萬人吳越間窮民無告望君監輿舴舻來從者如市人人厭其意而去除歛之查坑道十里梁休寧之小溪於潛之太陽九里五聖昌化之永安永年凡六皆以石費萬金有奇行旅于今謳歌焉其所最尚者節義宗人婦畢與戴從一而終爲白所司旌其門鄰之妾李以死殉夫爲樹石其墓郡守邑長吏高君行車騎過門輒

謝不見而晚頗好竺乾氏言新其里龍宮寺而爲園曰
素園築臺臨溪諸市鱗介物者易而舍之名其臺與溪
曰生生君婦程孺人巾溪程欽女與君儷德居姑喪毀
瘠舅氏多嬖事之無違言諸姬愛敬而則倣之式相好
矣居恒戒曰無爲程冢婦所窺君育其兩弟之子孺人
保抱携持等於已子凡君所欲施予受命如嚮雖千金
不知於色政熱身執爨食餓者汗浹沾背侍兒請代卒
不許吾懼火齊不時餓者食而死不如無食父亡矣養
其母饋問往來不絕又鞠其同產弟君嚴重之旁無媵
侍比君卒而不勝哀居有頃卒族子孝廉應試有重客

假館君家屬諸子他出孺人勅館人掃除甚謹而不羞
盤殮左右疑之孺人曰夫死從子子在外未亡人安得
爲賓主其達禮有如此者君男子四人叔懷贄早卒伯
懷保以典客待詔中書省得君之量口不臧否人物未
嘗見喜愠色仲懷賢太學生得君之致澹于名利所居
種五松日聽其聲謾謾忘倦季懷貞內史直文華殿得
君之俠倜儻有大志能急人之困鄉人事咨決之君于
猶子中丞善士元士元慤而工修詞從余游舊史氏曰
人富而仁義附焉新安多富人子往往以仁義取聲學
士大夫有所表章疑弗信也構李二樂矯矯不逐人非

譽其稱吳君稟稟質行君子與之交三世當不虛美耳
或言吳君祖儼俯兄弟從宋張朱諸大儒學其父師王
文成而友王汝中君雅慕諸葛武侯爲人澹泊明志故
以澹顏其庵生平行事日省而籍記之曰慎獨編蓋家
學所從來遠矣

吳季公程孺人家傳

吳季公名光昇字汝旭歛之溪南人也溪南數千家之
聚吳氏外無兩大其先自唐咸通至今代有聞人而更
善爲賈終身逸樂富厚屢世不絕四世祖仁有孝友之
稱祖仁子崇恕崇恕子尚瑩尚瑩子正學是生季公父

嘗爲諸生入太學季公亦爲太學生好左傳國語諸書
而失其父母早不能竟經生業始父以鹽策客維揚公
從之好奇偉倣儻之畫策又闊達有大度父語諸子若
皆長者如以才不如季是宜爲家督諸兄皆曰然于是
以季公當戶卽諸賈人委心歸計奔走唯諾如不及以
故季公雖少而爲祭酒父在時與其儔不相中得虞公
有意督過之公捐往細故待之不疑人以此益附焉過
市遭胥靡僂然于道問所坐曰述租挈罄其室償矣無
以贖罪問其數且千緡悉代之贖衣挾斯不掩脛者予
之布有司見諸囚怪問知狀皆歎曰吳延陵季子之賢

何以尚茲維揚民戶數百于茅索絢而居遭火頃時煨
燼羸身莫自堅其命爲之衣食者可千人故人子以其
地操書致來季公固謝其人固進寧小減乃以故直與
之而爲之區域使衆族葬其中人謂季公是乃仁術也
生者無徙死死死者無暴露以小宗未有祠獨鳩工庀財
先之費鉅萬置義田義塾以衣食教誨族之貧者白頭
游傲之士虛上舍而自館之所善故舊賓客舍業厚遇
之虛積聚以救人所叩謁無留門者訾給無乏配程孺
人臨河大族女父家好藏書孺人幼慧父愛之女訓內
則皆成誦比歸事姑嫜與其諸娣恭而婉季公艱於嗣

以孺人盛年不忍置媵孺人力請牽帷幃之愛而失宗
祏大計是使妾蒙不韙也于是諸姬遞進而公治公溥
二子生其愛諸姬也如其夫也其撫二子也如其母也
其教二子也如其父也居平不疾言笑不至矧首無珠
翠衣無纖麗夙興夜寐率家人操作如不及奉祭款賓
則必豐潔毋爲草具巫覡不得入門而宗姻鄰里婦女
有以窘告未嘗不周施之季公患痔醫迫得其愈卒不
治而詔二子五十不爲天惟二人尚未歸于土若曹學
未成以是介介耳孺人侍疾憂勞寢食失其常度季公
卒哭之屢濱死而念二子無恃強起食粥然神傷而貌

瘁矣後公八月遂卒舊史氏曰新安人之傳其父母者蓋家戶所有此何以稱焉方司徒之子與季公友也程叅政之子與季公子姻也兩公直道而行檢鏡所歸其爲季公夫婦狀與傳無溢美之言余友謝少廉曰是可傳也因爲吳季公傳以孺人附焉

程季公黃孺人家傳

程季公名敬召字季奭歙荷池里人也其先家篁墩晉太守元譚梁開府靈洗最著再遷東關宋知宏翰林講書德裕最著三遷荷池自本朝子民始曾王父瑄王父信父鈞皆有長者稱父受室于汪副以劉劉實生公少

受尚書不守章句多涉獵百家言爲太學生師友一時聞人而父母相尋卒乃舍業治鹽策觀時變擇人任之恥織嗇競刀錐之末人服其信義贏得過當則益務爲德父有義田贍族族益蕃斥旁畝助之族無窶人事其仲兄如事父然所需受命如嚮從子貧以本業之數折閱數更給又不幸蚤世撫遺孤襁褓中遂爲成人怨家螫族子有江都逮馳往分明之卒得驛出門見僵尸爲具棺斂招魂而祭有鬻子償官逋者捐橐金以代不問姓名大璫銜命權稅伐山謂新安奇貨可居跣籍甚暴里少年蟻附中公於璫其人故受公施公召而語之若

所欲幾何卽訟言何等不可而假手椽人雖勝不武其人面赤汗浹背公復饜其意縱之而去其闊達大度能容人類此見人無長少貴賤偃倮退讓卽有盛氣磨厲以須遇之無不意消市豪閥貴人居間莫能平公一言相悅以解義所不可未嘗詘狗郡別駕邑令有漁梁之役屬公視作公謝逢掖不任與匠石伍兩人嘉其志節引咎失言卒之日哭者矢聲弔者咽間督學使畢師臯爲狀太史高朝憲爲志少宰朱兆隆爲表御史大夫沈純父爲傳四人者鴻生鉅儒不虛假人以辭其稱公若合符節子三人曰模曰標曰榜模與標皆出黃孺人黃

孺八者潭濱黃應中中女其曾王父司理約也保母授女史孝經輒成誦作女紅甚精敏而于文墨尤所屬意旣歸公公雖治生時燕享筆札間孺人佐讀有雞鳴求承之風焉兩姑在堂事之如一事兄公妯娌如姑公之周其族與鄰里鄉黨也願人或先意開之或後事承之父晚食貧養之如爲女時年五十無子爲置汪氏姬生子某姊歸于鄭而寡問遺屬路新安俗女子兄弟各有家老死不相往來而又善妬卽面從有後言庶子體貌十不逮適子之一碩人不以榜非已出子之如子婦道母儀爲郡表帥今年五十季公沒已八年憶念所至哀

苦初喪標字孺則與余友俞羨長善因以謁余為其父
 母合傳云舊史氏曰孺則來乞傳意若曰為父死壽為
 母生壽我未之前聞也雖然稱母而不敢忘父孝也婦
 有美而含之以從夫順也不以祝而以傳年之壽不若
 古之壽久遠也季則知斯三者季公為父故非凡士矣
 聞其效與嶽里嶽黨也其人近其意開之近於事承之
 亦之風無兩故在堂事之敬一事只公以敬收故公之
 得報公公親也其親燕享筆休間語人亦能自樂也末
 文史孝慈神九節并文孫其壽壽而于文墨亦其意
 壽八皆學實黃觀中中文其曾王父信與孫也新其外

